

# 新華日報



成都分會出版部編行

行發代總社版出原莽

# 新 2

南京國書館藏

# 筆陣

## 新二期 目錄

	查太頓的悲哀(論文).....	孟 超(1)
	殘月天(小說).....	S. Y. (6)
	論蘇聯電影(論文).....	羅永培(21)
	五四運動的文藝成果(論文).....	琴 南(23)
散 文	給某一個人.....	陳 殘 雲(18)
	這不是我們的.....	陶 雄(19)
	「大隊長」(報告).....	洪 鐘(30)
	逃避者(人物特寫).....	皮仲篋(36)
詩 輯	人的兒子.....	牧 丁(26)
	青年們的五月.....	貝多菲著 無以譯(23)
	要開花我才能叫響你的名字.....	牧 丁(5)
	生命的花.....	牧 丁(5)
	太平洋戰歌.....	魏 精 忠(27)
	關於詩的比喻和組織(通信).....	朱自清(29)
	雀子(詩話).....	高爾基著 方大野譯(20)
	無題(封面木刻).....	秦 威
	編後記	

# 筆陣

新二期

### 編輯者

民國三十一年五月一日出版

### 總代發行者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  
成都分會出版部  
葉聖陶 牧野

### 非原出版社

成都祠堂街一二五號

### 外埠經售者

重慶 中國作家出版社

華中國書公司

上海雜誌公司

進文書局

文生書局

華僑書局

桂林明華書局

桂林明華書局

天水青年書局

漢中大漢書局

因價格不定本刊暫不預訂，特設自由訂戶，限訂十本，本刊停止。

# 查太頓的悲哀

——介紹維尼名劇查太頓——

在整個中國文壇上，正騰起了保障作家生活的潮浪，將要形成一個運動的今天，我想借着法國浪漫派巨匠維尼底下所創造出來的一  
個詩人深例自敘的辛酸悲劇，向着這金錢和勢力的社會作一個大聲疾呼的抗議，這才無論如何是有他的意義的。  
維尼，在法國浪漫主義文學中的地位，不下于拜倫，大仲馬等人；而這一名劇，更是一枝綻放的奇葩。當他出演于法國西劇院的  
時候，也曾博得當時許多文人為之贊嘆，許多詩人為之飲泣下淚，即百年後的我們，倘能流此一過，也不禁唏噓徘徊，有感于今  
之查太頓，而為之同聲一哭的！

自然，這一劇是充滿了兩種感情的交織，一種是詩人的悲苦生活，一種是潛伏着的愛情的熱騰，其實在他底底下，二者並不能與  
作一個輕重的權衡，慘淡的死與默化的愛，一樣的顯出了他早趨的筆姿；可是，為了借着他的酒杯，而澆着為作家生活問題的塊壘，  
因此，這介紹不能不側重於前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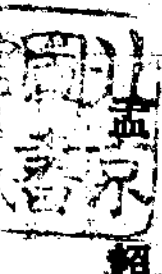
同時，因為他是浪漫主義的大師，他佔着查太頓的口裏，抒發出來的詩人的思想和情緒，許多地方卻不免是個人主觀的臆測，這  
自然不啻為今日的詩人所效法與採取者；可是詩人命運，千古如斯，我們也不能因為查太頓的孤僻的行程，而忽略了社會給予他的  
迫害！

查太頓本是英國史詩上極令人憐惜而曾經哄動一時的角色，他十二歲便能寫諷刺詩，他假造出一個路裏的名字，說是十五世紀的  
詩僧，用他的名字發表了許多古文子做的詩，假託在教堂的箱中發現的，後來因為被人發覺他這假古董，便遭受了冷淡，為了生活的  
緣故，只好在倫敦教英文，公文一驚一先令，詩一首不足八便士，他的傲骨又不肯受人憐惜，於是香煙片自殺在十個鐘頭的女人壽裏，  
死時不過十七歲。

維尼這這一個題材，一方面以鄙吝的只知道錢的約翰來反映有詩人的精神生活，另一方面以少婦希蒂的不自覺的純潔的愛，  
那老頭——至哥兒教徒——的和諧慈祥，表現出對詩人的偉大的同情；更以一羣劇少的狂亂笑鬧來襯托查太頓孤僻，最後以僕五對  
諷刺的待遇，市長加以侮辱的幫助，而以自殺的結束了他的一生。總括起來，所有的人物，沒有一個不描寫的深刻而有力；即如他  
不登場的史兒爾，也從一紙羊紙上表現出他的刻薄是躍然紙上。

劇本是從查太頓住在約翰家裏做起，因為他給了他的孩子一本聖經，慢慢地發展開他們含蓄的愛的糾纏，她對他的談話在塵平裏  
滿奇怪，她同情他懶懶的少妻了他的房錢，而惹起了約翰的咆哮和追問。

查太頓一出現，便將清爽的對於精神生活的人受着物質化的社會所壓迫這件事情揭發不平；  
查太頓一點點的理想，產生此別人動作三寸天這要多的戒備！誰能判斷我和別人的優劣？誰能人教具有與誰對立



精神了。這不單是懶惰麼？單單只有在一「做日」上計算，果能算得是人類上的特權。熱烈的感情，美好的心靈，都將在庸庸碌碌中，禁止他們發生麼？」

緊接着他對詩人，他對詩的弊病，又用着多麼美麗的詞藻發抒他的意見，同時，也更說出了詩人的痛苦：

「查：——（熱烈貌）那麼一個人連愛同胞的權利都沒有麼？我爲他日夜辛苦：我在殘碑斷碣之上，舌圓荒城之中，替他們掃出了幾朵詩花，從他提鍊出經久的幽香；我又赴長流，入深海，要找着幾顆珠子，加到我們祖國的王冠上面。……」

「……我除去寫作以外，不會做別的事情。——我曾嘗試過別種職務，但是我都做不下去。——人家勸我做實際的工作，我試了一會兒，到底不成功。——世人能夠原諒上帝造成我這樣的人麼？不曉得是我的才情太高呢，還是我的能力薄弱？我一點也不知道。我只覺得我的精神是一條汪洋大水，不能流在狹小河道裏面，常常要泛濫出來。我又不能按步就班，打算每天的生活，我只好放棄生活了。我的精神不能戰勝「數目」，我只好斷送我的軀殼了。——唉！我的朋友；種種苦惱！種種羞辱！——這倒無般，從小太用功了，弄得這樣虛弱，不能航海，不能當兵，甚至不能進工廠……而且就是我有海手納的氣力，那個不懂惡意的妖女，詩歌，從我在搖籃裏的時候，就纏着我，使我心曠神怡！他到處跟着我；她給我一切；又取我一切，她使我愉快，她又使我憂愁，她救了我，她又害了我！」

這不帶是借着齊大頓的口裏，熱着天下的詩人吐出心坎中的鬱積，詩人對於他祖國的貢獻，自然不假體力勞力者之易於被人看的。——可是一個國度沒有詩人，真正少了色澤，像沒有花草樹木的沙灘一般。過去是這樣，今天也是這樣，我想將來，依然還是這樣，不過過去和現在，——將來自然不同——詩人們因了他特殊的環境和教養，使他身體衰弱了，精神頹廢了，而又不能担負起其它的職務，以解決他生活上的迫累，在中國所謂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籃，和查太頓的口白又有甚麼兩樣，這點，固然一方面對於過去浪漫詩人之不屑于俯就現實，而徒在崇高的幻條上翱翔，感到遺憾，但對於詩人之應該有特殊的社會伏待，——正爲伏待一個專門人才一樣——我想這不是過分的企望吧。

詩本來是一具感情的源流，詩人到了感情不能暢流時，就和江河淤積了河頭一樣，又怎能望其暢達！纏繞着他，使他愉快，又纏繞着他，我們不能認爲這只限於浪漫的詩人們；窮而後工，可是窮而至於無可爲生，則亦只有長嘆着詩害了他自己而已！

後來因爲一羣闊少們（老台們）戴卜等來到這裏，破壞了他孤獨的生活，在他們口裏一陣吹噓之後，把一個不知詩人值多少錢一個的勢力鬼約翰，也改變了對他的態度，也認爲他是一個與衆不同的人，也握着他的手，拍着他的肩，要租給他一個寬大的，好看些的房間；其實，這並不是詩的力量，詩人的榮譽，而只不過闊少們無意的吹噓所發生效果吧了。

不過糾纏在他心裏的問題是不能解決，他欠史見留幾個月的房錢，史見留就要捉他，期限就在這幾天，戴卜對史見留說：「……查太頓寫了筆據給他，那張筆據我看見過了，說是在這幾天應當還他，假使他忽然死了，也要把……我不敢說……」

把尸體賣給學堂裏，還清他的債，這個大地中就執着這張筆據在手裏」。

這筆據是應史見留一個血盆的大口！雖然你死，死後還不放你，一而剝削到枯骨，一而剝削到骨髓，這全應惡毒的社會。這絲綢就不

只是一個詩人了；而查太頓呢？他說：

「照法律講，他不無理由。昨天我所應償還他錢，我預備出買一本稿件，但是，我心里難過，與我沒有來，稿件還沒有寫完。做文章不能和騎馬比較，馬每點鐘跑九英里可以計算，詩歌女神在甚麼時候光臨，那就不能一定了。我把我的精神和光陰預先出賣，這是我的錯處，我罪有應得，不怪別人。」

戴上一——甚致於約翰——都以爲應該想一個法子對付他，向查太頓——

「不必……時到如今，我想除開詩人，所有的人都不無理由。詩歌是一種精神病。現在不必使着我了，我的病好了。」

世人誰個不以爲詩人是一種不可救藥的病症，而當詩神不在的時候，的確不能買空賣空，詩人的良心又不允許他粗製濫造，用善變度量衡沒法來計算精神商品的代價，而在金錢社會，你也只好在他們的法律下，承認他是有他的理由的！（可是查太頓總是一個有良心的詩人，不比資本主義社會末期，竟產生了不少的詩商文賈啊！——）

後來，因爲他寫信給市長，那一套闊少載下等把市長貝克爾，陪來了看，市長怎麼樣講呢？

「貝：呀！是你，我的孩子，你走來讓我看一看你的面孔。我知道你的父親，他是一等的好人、勇的軍人，他的一生事業很不錯。你就是查太頓嗎？你耽喜做詩，我的小朋友。詩，只好偶然做一回，不能常做，一個人有多少詩興呢！我在年紀輕的時候，也像你這樣愛做詩，有許多大詩家，還不及我點麗動人。」

「貝：但是，我早已不做了。我知道彭羅生說過這句話：「世界最美麗的詩歌女神，不夠養活一個人，這位小姐只好做情人，不能做妻子。」

再看他們幾個人的一段對話吧：

「貝：你的歷史，就是一千個少年人的歷史；你只有做歪詩，請問你有甚麼用處？我像你的父親一樣對你說話，請問他們有甚麼用處？——一個好英國人，應當於他的國家有用處。試問你對於國家的責任是甚麼？」

「查：（自語）爲着她，爲着她，我忍住痛苦，忍住羞辱！（高聲）我的老台，請聽我說。——英國是一隻船，她拋錨在大海之中，大陸之旁，船頭向着北冰洋。她又有她的姊妹船，散布在世界各地。登在船上的，那一個沒有用處？國王，貴族，職員是掌旗，把舵，操著羅盤！我們或者拉着帆繩，或者管管大炮，還有其他多人，乘水手，搖著我們光榮的船。」

「貝：不壞，不壞，可惜還有點歪詩氣息，假定你的意思是對的。試問一個詩人在這條船上有什麼責任？」

「查：他抬頭看着星，這是上帝的手指。」

「戴：我的老台，你以爲他說錯了麼？領港人不是沒有用處呀！」

「貝：幻想和瘋狂，是一樣事情；我的孩子，你的所爲，一無用處，不過是兒戲。我是教導你……我對你直說……」

「戴：我的老台，他是我的朋友，你要待他好一點……」

「貝：……（對查）我一定援助你，雖然有巴勃的考據……查太頓，你還不知道人家已發覺你的詭計；但是這不算……」

罪，可以原諒的。在威權報上，有一篇好文章，我帶給你看了。關於你的位置，我實在滿封裏了，等你自己着吧。要是一百金鎊——我的孩子，不要輕蔑這個位置；實在，你的父親不是達官貴人，你又不曾做甚麼大事。這是開頭，將來可以發展呢，而且你不離開我，我可以照顧你。」

在一個聰明的市長的眼裏，的確一個詩人在這條船上有甚麼責任？幸而這市長，在年輕的時候，也曾愛好過詩，他懂得了幻想和瘋狂是一樣的事情，他才曾原諒他的詭計，才會幫他，替他找到了每年一百金鎊的位置，我想如果查太頓從此洗心革面，對於做詩深惡痛絕了，更明白「做詩不一定講甚奧奧門道，而在社會上做詩，却必須信有達官貴人的父親的餘蔭，一個不曾做大事的無用的詩人，從這裏開頭，慢慢的發展起來，未始不是個便已的事，即進一步說，起碼也可以因為詩人——瘋子——的回頭，而博得社會的稱許，而免掉許多人士的嘲弄，而不再窮，而不再死後還受賈實頭，可是，事實上是不可能的，我們且看那巴勒的考據吧：「查太頓并非著作，現在我已找着種種證據，這可賀美的詩篇，實是一個詩作，名叫路裏做的。這種作偽的事情，對於一傳事生當可原諒，將來繼續下去就是犯罪……具名者：巴勒。」

再看仁慈的市長給他找到的位置吧，自然一個沒有用的詩人，不敢有高的妄想，連他自己也正猜想着許是「商店裏面的影夜毒草」可是把信拆開，使他不能不怒喊了，原是「在他家裏的跟班！」這樣使他不能不喊着：「再會吧，羞辱，怨恨，譏笑，輕蔑，煩惱，痛苦，窮困，憂傷，一切再會吧！」而吞下了鴉片，結束他不被重視的一生。

在這整個的情節中間，有一段很長的獨白，寫查太頓在窮困的壓迫之下，想使勁的榨取自己腦汁，急就的寫詩，而結果被愛的心體糾葛其間，思緒非常紊亂，愈是想寫，而愈寫不下去，把查太頓的心事直道無遺，其懇切動人，較蘇俄劇中之獨白實有過處：「查太頓坐在牀上，在膝上寫字……我的手冰冷，我的頭火燒，我還是面對着我的工作……在這一個時候我要忍住我的亂想，聚精會神的使過去的尸體有了生氣，要在空中造出樓閣，我是貧困，但是我要描摩帝王的口吻；我是窮者，但是我要寫英雄的氣概，或使人喜，或使人怒，或使人憐，或使人愛，碎我的心，流我的血，然而書賣們那里知道我的心血，他們只曉得計算：一行幾個字，一錢幾個字。……苦哭，此時時辰鐘打半點。」呀！鐘又打了，半點鐘又過去了，勿要胡思亂想了，你唯一的思想，是「窮困」二字，你聽見麼？你是窮困！一分鐘，一秒鐘，都不能放他過去，要寫字來，字可以買錢，胡思亂想沒有代價呀！專心一貫的寫吧，因為我住你的住址，你的大名，大家都知道了。假使明天這本寫不成，那於我的一切都要失掉，被抽了，書判了，定罪了，這半了，多麼可恥呀！……他俯頭寫（他又想到愛的問題上去了）。……他沉思了，沉思了，被惡魔睡。……哦！……專心一貫，聚精會神！……又想到他父親的死。……（打三刺刺。）鐘又敲了，時間短促了，一個字也寫不出來！……（翻讀）「哈老德！哈老德……哦，上帝！哈老德！……威廉公！……哦！請問你從這道個哈老德可以寫出些甚麼？我全然不懂怎樣寫下去。（他把稿紙撕破，十！停一會元，精神又錯亂了。）我已經進地大王教，我又想做個古打信。古打信把一口飯和材料做杯，但是與同可以睡覺的。世界上每個都有一個睡覺的牀，只有我與衆不同，在牀上工作實錢！……他把子摸，說說有稿紙。……我與到去麼地？……我的思想，漸漸的走了。天呀！沒有思想，只有父子，像甚於米西呀！我再讀一遍。……這篇稿沒有過去去麼？……寫得太快了！……寫在

稿紙上，像甚於米西呀！我再讀一遍。……這篇稿沒有過去去麼？……寫得太快了！……寫在

# 要開花我才能叫響你的名字

牧丁

是多次的  
暴風雨裏，我的  
眼前，只有你才顯示了  
生命的存在，綠的  
葉，綠的枝椏子……

但，我對你是陌生的  
在鄉村難走的

爛泥的路旁，在流水笑暈的  
小溝旁……要開花，我愛的  
我才能叫響了你的名字

九月十二日中興場

# 生命的花

牧丁

火底種子

越過了苦難的日子

死亡的邊沿爭來的

是燃燒的，是傲岸的

生命給與者的花朵

有痛快的哭泣，響亮的

笑；有火熱的戀愛

流血的鬥爭！白的放在白的

地方，黑的放在黑的角落

是這樣，是這樣的生命就開了花

九月十七日中興場

括而寫！——時痛苦呀！哈士汀之戰呀……老的撒克遜呀！……少的法蘭西呀！……我對這些死人有特別趣味麼？（他拋開了工作，立起來，大步踱着。）放下眼前  
的材料，死灰中找鮮花麼？看吧，環繞我的不都在哀求我麼？有美德的，痛哭而死  
了；努力工作的，被人輕視了；希望，失去了目標；信仰，失去了偶像了；慈悲的  
，死掉了孩子；法律，腐敗了；大地向詩人要求主張公道，因為他所載的罪惡太重  
了！……但是這是諷刺體的責任，我也寫過多少；我也腳踏陰險人，我也曾撕破虛  
偽大的假面具；我也曾為全人類痛苦流涕！（他悲哀而至於抱頭飲泣。）——靜寂一  
回，他心境和平些了，他在桌上取一個小匣子，裏面有父親的像片。（這是我的爸  
爸！你是一個勇敢的軍人；國家奉養你，百姓敬重你，兒子像你，他是一個可憐的  
孩子，一個知識界的剩餘者。你看吧；這一張白紙，假使今天不填滿字，明天就要  
進牢門；但是，父親，我腦殼裏沒有一個字來塗黑你，因為我是空着肚皮呀！——  
我因為要麵包，這匣子裏的一顆金鋼鑽也給我賣掉了；現在沒有甚麼可賣了，我  
天到晚沒有飽的時候。我不願對甚麼人，和你一樣的傲骨，我不願對什麼人說起  
。爸爸，你留些甚麼給你兒子呢？你生前富貴，死後蕭條，又何必生我呢？（丟下  
小匣子，後又拾起跪着哭泣。）哎呀！爸爸原諒我！我自髮蒼蒼的爸爸，你抱我在  
膝上，親了多少嘴呀！這是我的錯處，我要做詩人，我太相信詩人了！但是我可發  
誓，我的姓名決計不進牢門，我的老爸爸。——這是小瓶鴉片，我要是羞辱了你，  
我就吃下去！抱著匣子哭泣。有人從樓梯走來；把這一瓶寶貝藏起來吧。（把他藏  
起。）但是為甚麼？我不是絕對自由麼？伽東（註）沒有藏起他的劍，我敢不像這  
個羅馬人嗎？（置鴉片瓶在桌子中心。）  
為生活而寫的悲苦，殺賊了詩人的靈感，殺賊了詩人的生命；真正的詩人，只有賦  
著他的爸爸，拿起毒藥的瓶子。在物質化的社會中，精神生活只有受盡壓迫和榨取，守  
財虜，勢利鬼，剝削了他的智慧和作品，誰會同情你，誰會憐惜你，嗚呼！「知識界的  
剩餘者」。

查太頓的抗議，也就是古今詩人們一個總的抗議！

（註）本文所引皆根據商務印書館出版世界文學名著王維克譯法國名劇四種本  
伽東（Garon, D. Dieue）羅馬人，因反對凱撒失敗，用自己的劍自殺。

## 殘月天

S. Y.

民國二十年六月的一個下午，北平城在烈日下熱暈過去，街道上非常安靜。這時有一個頭戴土製巴拿馬草帽的山東大漢，他的夏布汗衣被汗緊貼在背上，他一手用毛巾拭着汗，一手抓着一個梳着雙小辮的小姑娘。她穿着花布的小衣褲，年紀約莫十一二歲。在那樣一個年齡可以說是非常標緻的了。那漢子並不顧及她，祇忙匆匆地邁着大步往前直奔。小姑娘趕不上他，喘着氣，半跑着。

當快跑完西河沿街時，小姑娘的南方聲音再也忍不住了：「爹，還有多少路才到家？」

漢子並沒有回答，拉着她奔過了前門大街，斜插進了肉市，又拐進一個往南的胡同才放慢了脚步。

小姑娘又把剛才的話問了一次。一句罵人的話衝到漢子口邊，可是他又把它咽回去，換了一句回答：「再往南不多遠就到了。」

胡同兩邊的屋子都很矮小，再往南去就是曠地。她看得很清楚最終的地方是黑

灰色的城牆、裏邊一點有反映着日光發亮的鐵軌。從這上頭她想到火車，最近她會同着別的幾個女孩子，由一個中年婦人率領着坐過兩天多的火車，如果她再坐兩天往回走的火車，再走一段路就可以回到鳳凰園。她的家門口是一條河，日夜不停的翻滾着青白色的波浪。

漢子在一家門前停了步，打量了一下門牌，才去拍那沒有門環的門。拍了好一會，也沒有人來開，於是他試着輕輕地推了一下，脫了漆的雙門呀地開了。他就拉着小姑娘從那門縫裏擠了進去，隨手把門掩上。

當院裏一半被街上生着的槐樹蔭遮着，另一半鋪着灼熱的陽光。漢子站在當院裏先「哽噎」了一聲，見沒有人理會，便用眼光往四處搜索。

東廊下有一個在椅子上打瞌睡的老太婆，她赤着乾癟得像煮茄子一樣的上身，她的頭直顛着，就像立刻要栽到地上去一般。

「借光！」  
老太婆被這聲音嚇醒了，一口痰在她喉間滾，立刻問說不出話來。她從椅背上

抓起一件粗麻布小坎肩，忙忙的披在身上。

「借光，這兒有個姓白的嗎？」  
老太婆的聲音很勉強的才從口裏爬出來：「是不是拉胡琴的？」還不會等漢子的回答，她就回身又嘶啞又低地喊：「有人找！」

從竹簾縫裏飛出一條細聲音「誰呀？」接着就有一個光頭伸出來兩隻小眼睛閃了閃，就唯唯唔唔地說：「裏邊坐，裏邊坐。」漢子就牽着小姑娘從掀開的簾下鑽進去了。

白老板（二）年紀約莫三十五六，脊背略彎，肋骨很明顯的露在薄皮外。他頭上是剃得精光的，祇右嘴角上生了一顆上生一根長毛的黑痣。下面穿一條黑綢褲，腰間繫着兩寸多寬的白布帶，腳踏青緞子千層底鞋，腳腕上綁着同色的緞帶子。他請來人坐下後，眼睛就一映一映的：「就是他麼？」

「是啦，怎的。」  
白老板並沒有去聽漢子的話，他的眼睛直在小姑娘身上溜。他心裏估計着：「腿長長的，好。眼睛杏子那麼樣大，好！」

「費了您調好大的心思，從南到北，單路費就一百出頭……這手，這腳，肉



皮的白嫩勁！……」人販子不停地誇張自己的貨色屬於頭等。

「得，得，不用說了！我白小福是爽快人，就這麼多，」他比起一根指頭。

「錢可真會開玩笑，」漢子的眉毛眼睛都笑到一塊了。「本錢下貴了。我也是個爽快了，就這樣說吧，你給三百塊錢，人就寄在您船上。這麼着，總成了吧？」

「乾脆，(二)就兩百。」

「您還在乎這個，」漢子不自然地打着哈哈，「白老板，您再加五十，我讓五十，得！就這麼辦！」

小福滿意了，他又一眼一眼地仔細的打量小姑娘，從她身上發現了很多的美點，很多的希望，一面又：「就這麼辦，可是還煩您寫張契約。」他的話剛完，一張疊好的紙就塞到手裏，他打開看了看；「完了，待會兒我太太回來，就把錢送給李五爺。」

漢子連聲「是，是」的應着，又囑咐小姑娘幾句才走了。

小福送走那人，回頭才對小姑娘說：「打今兒起你就姓白了。可別招你媽生氣，她可厲害着哩！」

小姑娘留在小小的中間裏，裏面的傢俱很簡單，但是却亂雜無序。正壁放着一盞積滿灰塵的茶几，(三)下面放着一些殘

破不堪的舊賬本和小報，後面是觀音大士像。外邊一點是一張積滿油垢的白木方桌。圍着它有大小不同的三個凳子。除此而外，就祇有兩個茶几和四把椅子了。北屋是長五間的，兩頭各有兩間，東頭的裏間是廚房，外邊一間是孩子的臥室，放着四間小牀。另一邊，是小福現在躺着抽大煙的屋子，這邊却是大的土炕。裏間是另一個女子住着的。

小福的眼睛偶然一閃，正看見小姑娘在向後退，就喊：「來！」她進去了，望着那有趣的小燈。

「你會這個不會？」小福用鐵子攪着盒裏的煙膏。

她用搖頭來回答他。

「妳是那兒的人？」一面問，又一面呼呼地吸着煙。

小姑娘的心裏在尋思，「這個人不奇怪麼這麼熱的天，床上點着燈不熱麼？」

當小福不抽煙的時候，他有精神問這樣，問那樣，可是在他拿着煙槍的時候，就是他自已問別人的話，也不一定安得着回答的——有時，他自已問的是甚麼也會忘記了。

她在這裏的感覺是生疏與不慣，雖然這裏還有一個人，但是却覺得；要是沒有

這個人還更好些，被叫進來以後，她就沒有出去，一直在不停的注視着那發着淡黃的光底小燈。

黑色的毒物刺激出小福的精神，他放下槍，把小壺裏的濃茶大大的喝了一口，讓餘煙都被洗刷了，咽下去。他這才離開了床，在屋子裏踱來踱去，可是那繼續的眼光老是她在身上轉，對於這件貨物，他是越看越高興的。「二百五，真值，值！」他這樣得意地想着。他突然笑了一笑：「你看過戲沒有。」

過了好一會，才有一聲「看過」回答他。

「看過！」小福的手輕輕拍了一聲，「好的！是皮黃不是？」過了好一會，那孩子都沒有回答，於是他又期望着的再問一句：「皮黃就是京戲，這樣唱的：」「小姑娘啼哭坐土台，點點珠淚滾下來，自幼兒未出閨閣外——(四)——這樣唱的！」他的頭往下點了點。

小姑娘不懂得他唱的是甚麼，祇是沉默地望着他。小福低着頭想了一會，猛一抬頭就發現牆上掛着的胡琴：「拉不拉這個？」

隨着他的手指，小姑娘望見了那東西，就說：「又拉這個，又打鑼鼓。」

「又拉這個，又打鑼鼓！」他微微的

擺着頭：「對。對，這就是皮黃，皮黃就是京戲，就是大戲。」他坐到炕沿上，手摺在煙盤上輕輕地敲着，就在這時，外邊起了幾個人的腳步聲，他就跳起來提高嗓子喊：「回來啦！」

外邊的簾子一響，小福就忙忙地拉着小姑娘出去了。他指着一個女人說：「這是妳的媽，快磕頭！」小姑娘楞了楞也就爬下地上，把頭點了幾點。

那個胖胖的中年婦人，把她從地上拉起來，仔仔細細的把她打量了一陣。

小福在女人臉上尋不出不快樂的臉色，就全身得意的抖動起來，操着戲腔：「啊，娘子，你看小生的眼力如何？」

「嗟！」隨着這一聲，婦人給地下重重地一口唾沫。她雙手有力地握着小姑娘的腰，使她向前彎，向後倒，向左側，向右侧，直等小姑娘充血的頭上底眼充滿了淚光才止。她放開手：「對付吧！——多少？」

小福這時候才很自然的覺得有自由講話的機會了，他每天同她在一起的混了八九年，他是深知女人底脾氣的。「對啦，拿三百塊錢來，我拿去給李老五。」

「三百！」出他意料以外的，婦人不高興地喊起來：「見了鬼啦！三百塊！你瘋了！沉默了一會之後，「就給，我會給，你在家閉着吧。」

「真值呀，真值呀……」他在旁邊一股勁的陪着笑臉。

「沒錢——就是沒錢，也不要你送！——哼，真是！」

小福知道這是假生氣，假生氣的時候他還可以說幾句俏皮話的，「名字還等着你取哪。」

「你取一個吧！」

「得令！」他立刻就把預備好的一句話說出來：「自然是麗字輩呀——白麗，白麗英怎麼樣？英雄的英。」他的眼釘在胖女人臉上，直等她滿意地點了頭，然後他又對小姑娘說：「打現在起，你就叫麗英啦！」

麗英這時才看清新進來的那三個人。除了那女人而外，那是兩個比她略大的男孩子，他們穿着一樣的白粗布汗衣褲，白布襪，青布千層新鞋，頭上是剃得光光的，一個是瘦長的，別一個則結實多了。他們都規規矩矩的站着，頭垂着，手垂着。她也沒有去看那些人，於是也同那些人一樣；頭垂着，眼睛望着地下，規規矩矩的站着。

「麗英！」女人休息過來，放下手裏的扇子，把麗英招過來：「你姓甚麼？」她望着那一對安放在青色浮腫的腫子裏的黃眼睛，她的心就跳起來：「……姓

……白……」

「名字呢？」

「白麗英。」

「你爸爸呢？」

她聰明的答道：「不曉得。」

胖女人就告訴她：爸爸叫白小福，北平人。媽媽叫小桃紅，從前是唱戲的。兩個哥哥，一個叫麗良，就是高高的那一個，另一個叫麗雄。另外還有一個大姐叫麗菊，三人都是唱戲的。告訴完了，又叫她重訴了一遍。不管誰問她，她都這樣說，記不住——她指着壁頭上掛的一件東西問：「認不認得？」

「鞭子。」

「認得就好了。」她的話告了一個段落，「麗良。給我打一盆水來。」

麗良打了一盆水來，小桃紅就脫去發黃紅色的拷紗衣服，赤着上身揩了一個汗。這時麗良又給她取來一件夏布衣服，讓她穿上了。她扇了一陣扇子，感到些疲乏了，就囑咐麗雄說：「讓她耗耗（五）腿，人是交給你們了，小心你們的皮！」

一一

太陽光收起了大半，天氣沒有剛才熱了，麗英就把剛才洗臉用的水雙手捧到外面去，用手洒在地上。隨着洒下去的水

滿，灰塵便裹成珠子。

那個老太婆仍然坐在那裏，麗英對她感到奇怪，為甚麼老坐在那個地方不動哩。她同麗英站在當院裏，現在她腰間緊緊地繫了一條寬布帶。這條帶子剛繫上的時候是不大舒服的，胸部一緊一緊的發脹。

「她是誰呀？」麗英終於問了。

「是爸的媽。」麗英回答。

「她坐着作甚麼？」她更不大懂。

「媽不讓她住在這兒，其實兩邊的屋子都空着。每個月她來一回，領四塊錢去買米……」

「她還沒拿到錢？」

「媽睡覺，沒有人敢打擾的。」說着他就把一隻腳放在搬出來的椅背上，然後把身子向上俯伏，鼻尖碰到腳尖，再一用力，腳尖就碰到耳朵了。「照樣作，來吧。」

麗英的腳短，放不上去，於是麗英把椅子下加上磚頭，讓她的腿和腳平放在椅面上。

「不吃力吧，向前去！」

她覺得熱血直往頭上沖去，因此一身都發起熱來。她勉強的把身軀向攔平了的繩上壓去，但是，但是不行。「我弄不好。」

「慢慢來呀，功夫不是一天出來的。」

麗英喘着氣，她的臉紅紅的，「我還要試一試」，她的身子向前猛烈地彎曲了幾下。「好一點了罷？」汗流進眼內去，有些疼。

「還是同剛才差不多。」他笑了。麗英呆了一呆。接着才不好意思的笑了。她身上的衣服，被汗勻淨地貼淨地在身上。這時天邊已變成紫烏色，有時也飄過一陣使她感到一點冰冷的風，使上邊的樹葉哆哆嗦嗦地響。陽光祇殘留了一條金帶在書院裏。屋裏的胡琴格格地響了幾聲，接着就聽見麗英的聲音跟着它在跳。

「這是二進宮，唱工好多啦！」他沒有勁解釋地說。

「比爸爸今天唱的要慢些。」她想起先一會的事來。

「爸爸唱甚麼來着？」

「不知道那叫甚麼」她使問話的人失望了。

「進去吧，快吃飯了。」

「她移動步子，腿似乎有些沉重。」

「鍋響吃甚麼熱的，還不是對付着吧。」他悻悻地。

「你肚子餓了嗎？」麗英關心的問。

「當然啦。」

「那就吃去罷。」

「這得唱，吊了嗓子才吃哩。」

這時竹籬一掀，小桃紅搖着扇子出來。她仰頭漱口，然後又才把水吐在地上。這時她才重新地想起老太婆來：「回去吧，明天再來。」說完，一響籬子，她回身進去了。老太婆無力的站起來，沒有一句話的在黃昏的霧裏裏走出去了。

「他們都吃過了。」麗英望着老太婆走了以後就說。

「早吃啦，吃完才拉胡琴的。」

「不一起吃嗎？」

「這是規矩，」飽拉餓唱。「餓着拉真有勁。莫有勁，餓着唱嗓子可好多。」

「他把椅子搬到廊下，同麗英一起進去，麗英的眼睛一映一映的。」

屋子裏相當的暗，小桃紅同小福各據一把椅子。小福口裏叨着一隻煙，手上拉着胡琴，小桃紅手上拿了一根三尺長的藤條兒，她倒拿着頭，在茶几上一敲一敲的。

麗英在他們兩人中間的茶几前，規規矩矩的站着。

「好，聽好了，」小福拉着琴，「先兩句搖板，」將身——來在——法——

「——中——」，祇見孤兒——公孫兒，——格的一聲停住了。「這樣，記着！搖板是最難唱的，這兒——一鏢。」公孫兒，

趙公子，你二人死在九泉，「這裏叫板，

「休要怨我程嬰。」胡琴突然響起來，他的嗓子也立刻地發出低低的音：「躬身——下拜……把話……論……。眼望孤兒淚淋淋……」他停了一下，「就頭一句『原板』撒扭，使的是『回龍』，往下都是普通的原板了。」

胡琴照舊的響起來了，這一回唱的人是麗良，他的嗓子比小福的高多了。

「將身——來在——法場中吓——」還沒有唱完第一句，小桃紅的條子就嘯的一聲打到他的背上，他登了一聲身子，

小桃紅給了他好幾鞭子，「驚派，（七）別吓吓吓的。」

他用袖子抹了抹眼睛，又：「將身——來在——法場中——」第一句被他對付過去了。

「小心，小心！說的要乾淨俐落。別學馬老板那樣滿口的倒字。」小福說到這裏，又把鑼敲給他解釋了一番，然後才又拉起來：「哆囉，躬身——下拜……」

麗良總不如小桃紅的意，因此她狠狠地抽了他一頓。「瞧着，你們也是一樣的！」她站起來：「我來一次給你們聽聽。」

小福的精神也陡漲了：嘴裏吃起鑼鼓經來：「哆囉——下囉，吭哧哧得，吭

哧哧得——」小桃紅接着唱了第一句，他就忙着又嗒嗒一聲。小桃紅的第二句唱完，他又。「嗒古，嗒味得嗒——」等小桃紅過板以後，他又：「吭哧，吭哧，吭哧——得吭，哆囉，」拉起來了，小桃紅唱完這一段，把條子往中間橙子上一拍，「唱的對不對？那一句不對？句句都有板有眼的。」

麗英並不懂得她唱的是甚麼，可是祇覺得那聲音有高的低的。這樣的時間過了相當的久，她肚子裏餓得像被火燒一樣。她在這一段緊張的時間裏，常常都望到桌子上的食物上去。那些東西並不好，可是發着引誘的香味。接着吊嚙子的是麗雄，看起來他們幾乎比麗良要老實些，唱得也不如麗良好聽，可是小桃紅並沒有怎麼打他。

麗良把煤油燈點着了，小桃紅才滿意似擺了一下手：「吃去罷！」孩子們聽了這句話以後就踞着桌子，愈快的啃起窩窩頭來。

小桃紅監督着麗良麗雄把裏間的小牀再鋪好一個，其實那也不過是一張布，很多的草和一條被子而已。然後才對麗英說：「這是你的牀。」

麗良岔口說道：「記着，睡覺時候，手不許放在被下邊的。」

「對嘍，不聽話小心挨棒！」小桃紅補了一句。正在這時，外邊有人輕輕地拍着門。「你姐姐回來了，開門去！」

回來的果然是麗菊，她打扮得很好看，穿了一件短袖的黑拷紗旗袍。在麗英的眼裏，她同在火車上看見的那些好看的女人一樣。

麗菊把手提皮包交給小桃紅：「吃過了麼？」

「去吃吧，桌上有的是。」小桃紅淡淡地說，一面把皮夾子打開來，從裏邊掏出一張拾元的票子來。她不相信地又一層一層的去仔細翻看，但是剩下的却是些口紅，鉛筆，小手巾之類的東西。她把十塊錢拿在手上，走到中間去。

麗菊站在桌子前，手上劈開一個冷硬的窩窩頭，不高興，自言自語的：「儘吃冷的！」

「你就對付……」小福正要說。

而小桃紅進到中間來，她倚着門沉默地看了一陣，這時麗菊也發覺了這個，就一點一點的咽着窩窩頭。小桃紅就找岔兒一般的向小福說：「她交錢給你沒有？」

「嗨！我那兒瞧見錢來着？」

「好吧。」小桃紅說完這兩個字就沉默了好久，「大小姐，您上那兒去嘍？」

「張先生那裏呀，」麗菊狠狠地咬了一口

大口窩窩頭。「還能上那兒？」

「只怕不是罷？」她的話又停了很長久一段時間才把那張新鈔票抖了抖：「他老人家能祇給這麼點點兒？」

「就這麼多！」她索興坐下了。還有，還有，我——我起誓！」

「成天價沒事兒起誓玩，」她突然發了很，高吼了一聲：「我信，天要翻！過來！」

三個孩子都嚇啞了，小福想勸解，哆哆嗦嗦又說不出來。房裏正和外面的暗夜一樣沉靜。緊張的情緒如不能支持着這屋子，黑暗恐怕立刻要壓倒它。

麗菊被一種威力壓制着似的，她不願意地，但又不得不站起來，她向那個突然變得大了些的煞神走去，她的肌肉比她的心還跳得快些。

「你別——」

「別甚麼？」小桃紅的吼打斷了小福的話，但是她突然改變了口鋒，非常惡意地：「我這敢打你喜歡見的人？我，我祇要——」她一把抓住麗菊的膀子，狠狠地搖撼着，「我祇要搜搜！」

麗菊習慣了的把衣服解開，把襪子也脫了。但是當甚麼東西都查不出以後，她的勇氣突然增加了：「我當身上有嗎啡，白麵哩。」她把長袍子，襪子放在凳子上

，就黑地摸索的經過小桃紅的房間走進裏間去了。

小桃紅滔滔不絕地埋怨着，小福憤壞了臉，她非常相信小福同麗菊是有一手兒的。「麗良——」她想喝一杯茶，可是麗良已經偷進房裏去了。「你哥哥睡了？」

「我來倒。」麗英說着就給她斟了一杯茶。

「你們去罷，明早上早些起來練嗓子，去——」每當小桃紅這樣一揮手，孩子們就像達到大赦一樣，放下心裏的石頭走開了。

三

天海上還淡淡地飄浮着白色的月亮和不耀眼的星星時，三個人就起來，輕輕地帶上大門，走向昨天麗英曾經看見過的城根去。露珠爬在每一條坪上的野草上，當他們踏過時，就落下來浸濕了鞋襪。然而麗英並不覺得有甚麼討厭，反覺得那一股涼意是和目前所能呼吸的空氣是同樣自由的。穿過一大片草場，就來到古色的城根下，磚縫裏生出青青的野草，她感到別一種的爽心適意。這時麗良却大大的喊了幾聲，然後呼的一聲吐了一口痰。

「這是練嗓子嗎？你們說的嗓子不是喉嚨？」

「嗓子就是喉嚨，我教你練。」麗良

這樣的時候是很好的。他站直了，他喊着，把一個聲音由低變高，又由高變低，「你來試一試，咳——」麗英知道她是好意，可是她到底不能立刻就接受傳人的好意。於是麗良又「咳——」了一次，她紅着臉沒有照樣作也沒有回答他。他心裏一氣，口裏喊了一聲：「算了」，就自己走到城根下高聲的唱：「站城樓，立梁口，看一看女將嬌娃……」

麗英誠懇的拉着她的手，「你要好好的學來，我教你，」說完他就學着女人的嗓子「咳——」了起來。「我的嗓子不好，你用你自己的嗓子試試。」

「咳——」

「重來，看着我的手，手高就高，手低就低，咳——」麗英伸出右手，從胸前，平伸出去。隨着手的高低，麗英紅着臉喘着氣照樣的作完了麗英所希望的。「好，就這樣，自己來吧。我練自己的去了。」

她不知道他唱的是甚麼，祇覺得他唱的很好聽，對他的感覺比昨天小桃紅的好多了。而且她覺得他的脚一動一動的很有意思。因此她就自然的走過去。並不打擾他，直讓他唱完了。「你的脚一動一動的，是作甚麼？」

「這叫打板，你不看見繩總使根細繩條這麼一敲一敲的？」

「你唱的比我唱的好聽……」麗英的話被麗英的打斷：

「他呀，他三年了啦！」又向地下吐了一口痰。瞪了她一眼。可是麗英却：

「慢慢來吧，以後你就會唱好的。你的嗓子很好。」接着他就用別一種細聲音唱了一段給麗英聽。唱完以後又問：「好聽嗎？」

麗英滿意地點點頭。

星星早沒有了，月亮正如蒼白的朝霧，可是東方的天壁上火辣辣地燃燒着紅雲，太陽一團流火似的被托了上來。當麗英同麗英談得正好的時候，麗英又向地上吐了一口痰，「家去，練靶子去。時候不早了。」

回去時，一路上他們都是沉默的，麗英老想着「咳……」，怎麼才能使「咳」字多拐一些灣，高上去再低下來。

「作飯……」

麗英回家以後又像昨天一樣化了很長的工夫來「耗」，當她累得喘不過氣來，太陽光又鋪到院時，他才到廚房外洗了一個臉。麗英在灶肚子裏放了紙和柴，一手劃着了火柴才拿上面那句話問麗英。麗英本來是在想着那條日夜不停翻滾着青白色波浪底河的，聽了這句話才猛地給自己的思慮打斷了。她並沒有聽見問話，但是

她明白了要怎麼作，於是她含笑站起來了。

「二哥，我來燒火。」

「我們這兒說升火。北平都管這麼叫。」

「我們家全用柴，這裏用炭圓子。」

「北京叫煤球兒。」他把話停了一停，

「你得跟咱們說一樣的話；北京話。」

麗英的性情是不愛動的，他坐在炕子下玩吹火筒。廚房裏就剩下麗英和麗英，

他們一邊升火作飯，一面就互相的談着。

「你姓甚麼？」

「姓白。」

「不是這個姓，比方我姓金。你說這裏沒有人。」

「我姓，」她尖起耳朵聽了一下，「我姓余。你多大了？」

「十五歲。你呢？」

「十一。」

一聲咳嗽打斷了他們的談話，麗英也踏進來了，他坐到灶前吹火。接着小福就在房裏喊：「洗臉水！」

麗英就大聲的答應了一聲：「我們在作飯啦！」

麗英把手拭乾，打了一盆水去。他成天的操作不覺疲乏，他也不怨別人，同他哥哥完全不同，麗英喜歡偷懶，喜歡吐痰，他自己常常說：「我會學余老板（八）吐痰，會學馬老板（九）吐痰。」又說：「不

吐痰，在台上就沒有老板的譜兒。」麗英就不說這樣的話，也不大吐痰，縱然吐了痰也立刻用腳踏了去。因了性格的相同，麗英喜歡二哥一點，（自然，一面也是他肯照顧她些。——）

粗糙的早飯剛吃完，麗英才扣着衣紐走出來，她穿一件花布短汗衫，下面是紅布短褲子。頭髮是燙過的，然而那一頭蓬蓬的大髮却和她的面龐不大相襯，因為在那脫了脂粉的油臉上，眼睛小，鼻子和嘴也很小，更加上一臉的疲乏，像還沒有休息夠。她拖着穿着拖鞋的腳，無力地倚在門邊。「媽，我月經來了。」

小福停止了喝茶，關切地看了她一眼，可是巧得很，小桃紅的眼睛却同他的碰到了一處。他本來要說的話，自然就不說了。

「麗英，給大姐找點兒紙來。」她回頭對小福譏諷的：「真她媽運氣，還沒有停」。她的黃眼睛把小福的羞紅了的頭逼得低下了。可是麗英却似乎不曾聽了一樣，從麗英手上接過兩張粗糙的紙，又從香几上取了一張舊報紙，當她邁步要走時，才看見了麗英。「這是新來的嗎？」她瞟了一眼，就把「腰腿還不錯罷」一句話丟下，自己又走進去了。

「瞧着幹嗎？跟大姐打水擦臉呀！」

小紅紅一看見麗英就生氣，可是她入不顧三個孩子偷懶，又因為她是大姐，總是一是讓她們待候着。給她作碗片兒湯，還有剩下的饅頭……

麗英吃完早飯，麗雄趕忙把東西收了，桌子擦乾淨，這時麗良已經把一個包袱和一個帽盒提出來。「嗎，咱們該上館子囉。」

「你大姐今兒的歲碼是……」小福說

「爸爸，是起解會審」。麗良搶着回答

「東西都點齊了，別像上回啦……」

麗英插了一句。

小桃紅惡狠狠地指了麗良一下，「再那樣，小心——你的皮！」

小福找着說話的機會了，「好，好，大家多加點小心，就天下太平了，別招你媽生氣，她這幾天火兒可旺着啦。」一面說，一面就笑着揮手：去罷，去罷，多加小心。」

麗良和麗雄沒走上兩三步，小桃紅的聲音就從後邊追來：「等——下——把麗英也帶去！」

三個孩子經過些火熱的小街道，才帶着一身汗轉入一條更小的胡同，那是又陰濕又骯髒的。爲了雨天的泥淋難行，人們

又給它加了些石塊，準備必要時從那兒跳過去的。這不到五尺寬的胡同裏居然還有些臨時支起來的小攤子，因此原來是並肩走着的三個人，這時不得不分開了。麗良是一出門就把東西交給麗雄的，「你替我拿一下。」從那時走他就是搖擺着兩手的。他這時就趕到前面去，故意學老名伶們走路的樣子，八字步，背微駝着，又把臉向兩面吐去。

「記着，這兒就是館子」，麗雄的嘴向一道小木門嚮。他們見天得來，不管隨風下雹子。」他們拐進後台去。

後台很暗，這麼一個大廳似的地方，廳仗着屋頂上的兩個小天窗透進天光來。這裏邊的人都像大風雪裏走着的人一般着不頂真。一進門，麗英就聽見人們亂喊着「辛苦，辛苦！」一面又作揖打拱的。

麗雄把東西放下，才同麗良一塊把袖帶到一個小神龕之前，他們先作過揖，才敢麗英對着那穿金袍的小木人磕了三個頭。然後才由麗良告訴另一個人說麗英是他們的妹妹。

那個人是中年的胖子，講話的聲音很低，他坐在一張木太師椅上，閉着眼睛，但是當他銳敏的眼睛從陰暗張開來，第一個被發現的就是麗英。「這是那一個的？」麗良連忙又打了個千，「是我爸爸的

女兒。」

那人不住的點頭。「小讓桃紅好好調理，調理，明兒個總還對付得過。」她又閉上了眼。「跟祖師爺磕頭來着？」

「磕過了。」麗良這才想起：「妹妹，跟易老板磕頭！」

「聽口音，這孩子是南方的，」他欠身把她拉起來，你不是北方人。」

「我是鳳凰園的人。」

「門口有條河。」隨着麗英的回答，易老板笑了。旁邊的人看見易老板笑，也都跟着笑了。

易老板仔細把袖看了一會，這中間他抽完一袋旱烟。「待一會把袖領到下场門去，給檢場的打個招呼，說，我叫我留心這小姐兒一二。吩咐完，他又說快十一點啦，馬前點。」他輸下了，默默地唸着一句話：「白小福可真有一股子好眼力，這碼頭，比我們守株待兔，老待在北京可強多了。」

靠着後牆是一列打開來的凸背衣箱，每個箱上直立着木架子，上面掛着盜頭和靠旗。中間是五張白木桌子，因于年歲的久遠顏色已經變深了，上面雜亂無章的放着各色的顏色碗，禿筆，梳頭盒，殘破的鏡子，靠門，放着兩條長木棍，上面有幾個木盆，銅盆和脫了漆的洗臉盆。旁邊有

兩個木桶，裏邊盛着上下裝用的熱水。在這些東西上蓋着一條繩，上面掛了十幾張毛巾，顏色是深灰色而且破了的。前牆是木板，木板上四個門，門上掛着門帘，中間兩條要講究些，從後台有四級木梯通上門去。這時候正有幾個人掀開旁邊的門帘走出去，接着鑼鼓就亂敲起來。這時羅英正站在一張桌子前看一個人開臉，那樣子是很好笑的。她記得很清楚，那個人正有些像羅良，可是現在却被厚底靴加高了他的身高，一件灰色的厚棉背心加寬了他的身軀，更加上那紅黑白三色的大臉，於是他就變得威嚴雄壯多了。這時另外走過一個赤着上身，一身是汗的瘦人來：「是忠孝全不是？」花臉點點頭。那個人就給他綁上頭，加上一頂金色的帽子，又從衣箱裏提了一件黃麻布的大紅龍袍來給他穿上，一條玉帶給他圍在腰上。於是那花臉就把袖子往地下一抖，白綢的水袖就拖到地上，然後他才兩袖向後一拂，對羅英作了一個怪樣子向前一撲，羅英嚇紅了臉，可是立刻就說：「這是假的。」她向後退的脚又站定了，「我曉得，你是假的。」赤着上身的人笑了：「到下場門待着去，這就上。」

羅英把她安頓在下場門的一張木椅上，說完「我後台有事，你好好待着，」就

回身走了。

台子不坐滿人了，他們的扇子像千萬隻蝴蝶在飛舞一樣。她是看過戲的，所以知道：台下是看戲的，台上是唱戲的。她今天才知道，唱戲的也原來同看戲的是一樣的人，不過是在一個被人看不見的黑暗地方裝扮成台上底人的樣子而已。

她的對面台角上是打鑼鼓的坐位，那打鼓的把小棍子一舉一放噠噠噠——抗味：地敲起來了。

羅英喜歡看每一齣戲，可是特別愛看羅良吐痰；他祇要把上唇微微一動，鬍子就落到下巴坑，「呸」的一聲一口痰就像箭一般斜射到台上了。使她感到最親切的却是羅雄，他的動作非常好看，使她總忘不了，而且想學會他的每一個優美的動作。

羅英每天也來，可是來得很晚。她的戲一完戲就完了。不過往往還是不等到她完，羅英她們就先走了。有時候戲完了她也不回家，有甚麼前台上來的客人把她約走了。她回家的時候也說不定。羅英常常是早上才看得見她。她看見羅英她們時總是很冷淡，頂多點點頭或是：「你來了。」

台上的人物她都很喜歡，尤其是喜歡鼻子上塗上一塊白的人和穿裙子的女人，因為他們的話她可以聽懂一半以上。

羅英告訴她：「鼻子上塗粉是女人，叫小丑兒，女的是花旦，有時在台上作小姑的，有時是媒人。」

「為甚麼是媒人呢。」她覺得這有些委曲似的，「這些人都不壞呀。」

註一：「老板」，對伶人之尊稱。

註二：乾脆，即一句話之意。

註三：伶人的劇本乃用賬本子抄的，且家家皆供奉觀音。當時北平最流行的

小報都是捧角兒的。

註四：南天門唱詞。

註五：練工夫的初步。

註六：搜孤救孤中劇詞。

註七：密派：唱得怪的怪氣的派別。

註八：余老板：余叔岩。

註九：馬老板：馬連良。

## 五

從東北方面颳來的風砂把雲層掃得很厚，城市像被黃色的厚紗幕罩着似的。天安門大街像一條躺在朝霧裏死去的巨蛇，那條街上的石橋和華表都失魂地立着。這時街上本來很靜，但是從西長安街方面突然駛來十幾輛最新式的汽車，車頭上插着各國的小標旗，速度加得很大，把喇叭聲和捲起的黃塵留到車後，把一種緊張的情感刺激死去的大路。無疑地它們是一定要趕回東交民巷去的。



路北的中山公園今天遊人很少，因為這樣一個颶風的天氣，平常人是不出來玩的。「公理戰勝」紀念坊的東邊茶座——來今雨軒裏茶客零落可數，然而他們仍兩人多時一樣，悠然的吸煙，自得地品茗。靠近正宇處那邊有一男一女踞着一張用白棉布鋪起來的圓桌在吃飯。女的已經吃完了，男的是個四十不到的大漢子，穿得挺闊綽，他正無厭地吃那些油葷。

「實在說，要靠每月的收入，那兒夠養化？還不是靠官銀號掌櫃的老爸爸事發好！」他一邊吃喝着，「下月我一定把石老娘胡同的房子租下來——你說：你媽打算要多少身價銀？」

「誰知道她的？」女人冷冷地。

「你這孩子也太大意了，自己的事兒也這麼不省心。」這時他揀起一條烏黑肥胖的海參來故意在她眼前幌一幌。「開胃，滋陰的，你不多來點兒？」說着他臉上就泛出淫慾的笑。女人沒有說甚麼，她出來時沒有想到今天會這樣冷，所以只穿了個絨旗袍，而這時的冷凍，她早抵抗不住了。清鼻涕早把空皮包內那張小手巾濕透了，現在她一面要忍住寒冷，一面要忍住常要流出來的鼻涕。對於男人的那些話都若有若無地聽着。男人見她不說話，就一段一段地說，想起又說，說完又吃。吃着又

想……。

「你真吃得！」她覺得不說話對男人太難堪了，偶然的說了這麼一句。

「可不是，」他更有得說的了：「吃肘子，清純的一個，紅燒的個半兒哩！開鳥這東西就怪，便宜的時候我不吃，現在貴了，我喜歡它啦——從前我也規矩些，不一定要開鳥補腎。你看，這東西這個怪樣！」他縱情地啞笑起來。

她本來要說「我的腎不要補，總請肥」可使她又把話咽回去了。

酒意和情慾把他燃燒着，他一點也不覺得女人對他的冷淡，他的話正像他的尿一樣斷斷續續地說個不停。

女的有幾次抬起手腕來看錶了，這一次她實在不能再待下去了，於是又把小方鐘看了一次。「快三點鐘——怕誤了場——我先走一步！」

男的一把抓住她的膀子，故意重問她一遍：「你上那兒去？誰還等着你的嗎？」

「我上館子去，（二）今兒戲碼大，（三）上的早。」

「忙嘛？俺叫部汽車送你，還捧你去哩。」他的眼睛醉得有點斜了。「你別忘囉，我給你說的話，回回都可以到官銀號去兌現的。今個俺沒有功夫，回頭你——」

你可別忘了上長安飯店來——」他的話越說越沒力氣，手也鬆了。

「號外！」「號外！」一個小孩子拿着報紙亂進茶館來。

「讓的巴子，又號外！非禁止出號外不可，儘騙錢！」他囁囁咕咕地罵着，一腳就站起來叫茶房算賬。

她偶然的想到號外上，就說：「號外上說些甚麼？買張瞧瞧看。」

「大姐喜歡這個調調兒（四）、俺就買個調調兒送你。他比了個惡劣的手勢，然後才把號外送給她。

「我不認得呀！勞你親給唸唸。」他不願意，但是又不好拒絕女人，就皺着眉接過去看。

「號外上說些甚麼？」他楞住了。

「怎麼啦？」她追問。

那孩子又在別的桌子邊去叫：「號外、號外！號外！昨夜日軍砲轟北大營！道估瀋陽城……」

他的臉色紅了，變得個今天的天色一樣：「完啦！完啦！俺的家完啦！」

鐘已指着三點正，不得不走了，於是麗菊丟下那失去了的家，失去了力量的男人奔出公園，叫了一部車往南直奔天橋而去。

- (一) 誤場梨園行謂遲到曰「誤場」。  
 (二) 館子即戲園。  
 (三) 戲碼即戲目。  
 (四) 這一句是烏龍院中宋江調戲閻惜  
 妓的話。

麗良心裏很着急，因為探母回營是大戲，也許上得早些，而這時時間已經過了三點了。因此車子剛一在路頭放下來，她就先把預備好的車錢塞給他，自己就折入小巷，轉進館子去。

一走進後台，那陰暗似更較往日為重。平時祇要她一踏進來，就有很多人爭着給她喊，「辛苦！辛苦！」可是今天的後台怪得很，異常之沉靜她，並沒有特別注意這個，一直就走到頂裏面那張桌子前坐下。自己今天要用的衣服都早放在那兒了，那頂不能收摺的「旗頭」已經整理好了放在衣架上。

梳頭的老李走過來：「白老板今兒個早呀！」

「早嗎？」她坐下來，掠掠頭髮。這時就有小孩子過來給她在小金盞裏砌上開水。「前頭倒第幾了？」

「牧虎剛剛上，是中軸子(一)。」老李動手替她梳頭，帖子子。「你上還早哩。」

「唔，」她無力地應了一聲。

「今兒真怪，剛才發了次地皮瘋，好好的聽戲，忽然的人就轟起來向外跑，悶

頭一看沒有車兒，又回來啦。可是走了個三成兒。」他拿開水喂了麗菊一口，「今天醫五爺，李七爺都沒來，位子空着啦。」

麗良沒有看見麗菊來，直到這時才知道她來了，就擺着八字步搖過來：「姐姐來啦。」

麗菊的頭點了點，有一口痰噎在喉嚨，祇發了個聲音。

「五爺，七爺沒來。」他吐了一口痰，「(二)們不是見天捧你的嗎？」

「不知道。」她的聲音幾乎低得聽不見。在她的心裏却毫不以為意，有人捧無人捧與捧角的來不來都是一樣的。

「媽說，今天袖不來，要我們先把詞兒說說。」

「不是探母嗎？對個甚麼？」

「快板對對快慢。」

麗菊對鏡照了照粉白的臉，然後又勻眉毛，沒有理。

「媽說對對好。」麗良又低聲說了一遍。

(一) 軸子本來是指最後一個戲，是那場中頂好的，但是較來最後一付就稱作

「大軸子」，倒數第二叫「壓軸子」

倒第三叫「中軸子」。

(二) 然，北平他的尊稱，讀如「食」。

「媽說的？」她睜了他一眼，「對吧？」她靜了一靜，就把一大段快板路去頭上一大段，祇唱最後兩句：「……因甚事這幾日愁眉不展，有甚麼心腹事對我明言？」

麗良的心情緊張得很，兩眼直瞪着她，等她剛一完就搶上去：「非是我這幾日愁眉不展，有一樁心腹事不敢明言……」

麗菊並不仔細去聽，她把小翠花一朵一朵的插到髮辮上，直到麗良唱到「我有心到宋營見母一面」時，她才咽了一口吐沫準備起來。等他的「怕的是公主你要阻攔」一完就接上去：「你那裏休得要巧言機辯，你要見高堂母我不阻攔。」

麗良對這一段對口非常滿意；於是他心裏就想到余老板唱一段時的喘氣，馬着板唱這段的搖頭。這些他都得取法一些的。「姐姐，就這麼，別太快了。」

「隨你吧。」麗英的頭全都裝扮好了。這時就換上了厚底板鞋。

麗英照往常一樣坐在台角上，她每天都坐在那兒，整整地過了三個多月了。每當檢場(二)的走過來時，她就同他攀談

「嗨！牧虎剛快下啦。」

「知道啦。」那人回答她。

「快預備挑華車的小轎子呀。」

「你媽捧你不？」

「……」她紅了臉，不說話。過了一會：「這就下了。快！」

那個檢場的並不急，他把揚子佈置得很好。這時麗英才替他把心放下了。

他走回麗英身邊來：「今兒個麗良挑大軸兒了，你那天才上呀？」

「我又不唱戲！」

「你總得有那麼一天吧，我還要給你檢場哩！」說着他又睜了不安定的揚子一眼：「今兒真怪，中軸子都壓不住台！」

「是呀，今天真怪」她想着；同時剛才的事在眼前重現出來了。

今天也和往常是一樣的，十二點鐘開的戲，但是兩點多三點不到的時候，揚子裏却起了一點變動！這個變動並不平常，她已經有三個多月的經驗了但是還沒見過。那是池子（一）裏同平常一樣是滿滿的，但是後排突然有一個人站起來，接着兩個三個的跟着。這正像麗英老家門口的河裏的浪，一個湧着一個，一個接着一個的向後面的進口滾去。那時候她被驚嚇了，她也向下場門跑去，檢場的阻住了她。鑼鼓暫時停止了，台上的老生放下了髯口。易老板忙忙地跑到台口邊，跳着，唱着，用着麗英從來沒見過的力量把兩手平伸出去再向壓下）用着麗英從來沒聽過的大聲

音吼着：諸位先生請坐，沒「有事！諸位安坐，沒有事！……」麗英也見過

「抽千，（二）可是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

跑，跑得像家裏的蜂子出桶一樣。「是呀，今天真怪呀！」過了一會，鑼鼓才又響起來，把「沖頭」一次又一次的重打。觀衆們有些沒有走有些聽着鑼鼓聲又回來了。過了好一會，那揪下髯口的老生才又重掛上去，繼續的演唱原來那一齣戲。

她知道麗英該上了，于是就控緊了小拳頭等着。她照例在麗英出場時是這樣的小掌。但是今天真是奇怪，台下沒有平常的掌聲。她趕快回頭看麗英，麗英今天比平常更英武許多。但是今天却沒有掌聲，這有了甚麼呢？「她不解的自問。然而她沒有多想，立刻她又細心的去看麗英的戲去了。

池子裏並沒有靜下來。這時絕對和往日不同的！檢場的就同麗英說：「而今北京城真是變了，作與聽戲的地方，中軸子還壓不住台！」

麗英看得很清楚，台下很亂，有人「

抽千」，也有人進來「聽戲」，（三）後邊「掛對子（四）」的也不少。

（一）池子，卸台前的好座位。  
（二）抽千，即人們一個一個的走了。

（三）聽戲，聽白戲。

（四）掛對子，站着聽，不買票的。

麗英有一點口渴，就到後台去喝水，

剛一走進下場門，那兒站着的一條影子就看見他，接着易老板沉重的聲音就送進他的耳朵：「麗英，來！」他不知道易老板是高興呢或是不高興，祇得提心吊胆的走過去。易老板見她走過來，就一把拉住她的手，低下頭來仔細望她。麗英被他看得不好意思了。

「易老板……」

「唉……」他嘆了一口長氣。「壓軸子都壓不住臺……你就在這兒跟我待一會。」他把麗英拉得很緊。

麗良的聲音本來是很高的，但是那一段慢三眼西皮也仍是不能使台下安靜，這是易老板又嘆了一聲：「麗英，工字調（一）也壓不住台，這真是天道變了。你去給場面上九龍口（二）打個招呼，叫他們馬前點（三），我不看了。」

易老板沒有力量了，麗英把他扶到後台坐下才急忙的從上場門出去，拿嘴巴去咬打鼓匠的耳朵：「易老板說，快點兒哩。」那人點點頭。麗英又回進後台。那時易老板正對麗英說：「今兒不用哭堂了，湊合回令就完吧。」他眼裏的易老板，那麼大年紀就有點像剛會走路的小孩有些



# 這不是我們的

陶 雄

手抄在袴袋裏，沿邊道才走着。心田裏有一點兒空；臟腑裏有一點兒空；袴袋裏也有一點兒空，除去兩張五元的鈔票而外。那是三小時前他才在報館結算來的九月份的全月稿費。

然而世界並不空寂，他知道。

人潮從那邊湧來，又向那邊沖去。恣意的歡笑，多餘的色香味，冷豔的光影：

第二場電影散場了，電喇叭播送出當天節目的爵士樂典，門廊裏吐出的人羣披一身滿足和安慰。

門面窗像萬花筒，三花粉和寇丹作伴，提花絲絨輕覆在俄國毛毯上。

鴻運樓又臨到鴻運當頭的時節，酒徒和酒保的叫聲織成一片，鍋鏟杯盤交相相和，新塗飾過的滷雞燒鴨滲着油汗，一縷誘惑的芬芳從焦炙的屋脊上推擠出來。

嚥一口唾液，夾一夾肚皮，他想：

「這不是我們的。」

迎面走來三五個女人，列成一排，昂首闊步，脂粉做了她們的開路先鋒。他張皇地，蹣跚地閃到一旁。貼牆有低低的人語：

「好的，漂亮的，去麼？」  
他愕然。暗影裏又射出微音：  
「比這些還好多，去罷！」

他莞爾而笑了！

「那太好了。」

「乾淨。保險……」

「留給別人罷。」

他繼續才前行。手抄在袴袋裏。

「要罷。正是時候，要罷。」聲音遠上來。

「可是。這不是我們的。」

說完，讓胸體幻術般地沒入人的渦流中……

然後，世界大飯店的霓虹燈轟地閃入丁眼簾。沿邊道，十來部六輪下車平地野起一塔牆。車上，木箱疊到屋簷高。看車牌——西北一〇五四……西北一〇八七……

浮起了渺茫的歡喜……車燈象徵遙遠的前途，象徵遙遠前途的光明——他喃喃地問：

「朋友，到蘭州去？」

「是商車？」

「不。怎麼？」

「帶『黃魚』麼？」

「好。好。」

「好多錢，到——甘肅。」

「你去，哪？」眼角吐出輕蔑的光。

「是的，朋友。」

「一千五。」

「多少？」顯然的驚訝。停了停：「到實灘呢？」

「一千五！」

倒抽一口冷氣，他凝視着半尺寬半尺厚的橡皮輪胎，搖搖頭：

「這不是我們的。」

走下去，前面是人間書店了，創傷的心立刻溫暖起來。健步跨進去——「噯：這才是我們的天地呢！」

牆壁是書櫥疊成的，裏裏外外都是新書，中國的。外國的，居中兩張長方板棹，潔白棉布上紛陳着暢銷報章和書籍——

上海的『譯報』，香港的『大風』美國的電影雜誌……靠內店的處所，你看得見茅盾，巴金，張天翼的名字……

更希貴的『善本』珍藏在可帳台畔的玻璃櫃裏。第一眼搜獲到的是魯迅的『花邊文學』白報紙精印，玻璃紙畫蓋下面透

出封紙的定價——國幣四角。

「這加幾成呀？老板，」與書同時點染上容光和諧音。

「紙價五十成，運費五十成，損失貼水五十成……實價十二元。」

「什麼？」

「十二元。照加三百成。」

他跨出門限，他在袴袋內把兩張五元鈔票揉成一團。

「噯！這不是我們的，這也不是我們的！」

卅年十月二十日

雀子 (童話)

高爾基著 方大野譯

雀子完全和人一樣：有在生長的雀子和老雀子——討厭的老鳥像書上所寫的一樣，對於一切都嘮叨，可是年幼的鳥，憑自己的聰明活躍着。

有一個黃毛的小鳥，叫做普蒂克，他住在一間浴室的小窗上，在窗欄頂上，一個中亂麻，苔草，和別種柔軟材料造成的溫暖的窠裏，他還沒有嘗試過飛翔，可是已經振動翅膀從窠裏向外面看一切了：想要趕快知道世界到底是什麼樣子，和他合得來不。

——幹嗎？——他的媽媽老雀子問道。

牠搖搖翅膀，望着地面，啾啾說：——好寬大的黑地呀，好寬大呀！爸爸飛來了，帶來小虫給普蒂克，炫耀地說：

——我漂亮嗎？媽媽稱贊牠說：

——漂亮的，漂亮的！

可是普蒂克吞下小虫，想道：

「好自傲——給了小脚的虫兒——真奇怪！」

於是一面從窠裏探身出來，一面張

望。

——孩子，孩子，——母親不安地說當心跌倒！

——爲什麼？普蒂克問道。——還有什麼，一跌倒地上，貓兒一咬就——吞了！父親正飛出去尋食，解釋說。

一切過去了，翅膀不慌不忙地生長着有一次風吹過了——普蒂克問道：

——是什麼呀？——風吹到你跟前——一下，給推到地上——貓兒呀！——母親解釋說，這不能使普蒂克滿意，他說：

——可是爲什麼樹子搖動呢？叫它停止，那麼就不會有風了……

母親試試給牠解釋，這不是那樣一回事，但是他不相信——牠喜歡照自己的看法解釋一切。

一個農人揮着手從浴室走過。——貓兒把他的翅膀拔掉了，——普蒂克說，——只剩下一根骨頭啦！

——這是人，他們完全沒有翅膀的！老雀子說，——爲什麼呢？

——他們有那樣的身份，不要翅膀就過活啦，他們隨常用脚跳的，懂嗎？

——怎樣呢？——要是他們有翅膀，他們就會捉住我們，那麼，我們和爸爸就會給做醃肉了……

——請說！——普蒂克說。——請說、廢話！全都該有翅膀的。在地上，沒有在空中好！……我長大的時候，我要設法叫大家都飛。

普蒂克不相信媽媽；他還不知道，如果他不相信媽媽，會弄到不好的結果。他應在自己的窠底，用他的全部聲音唱出他自己作的歌曲：

——唉沒有翅膀的人，你有的是兩隻脚。儘管你是很大的，喫你的醃肉！我儘管是小小的，我們喫自己的醃肉。

唱呀唱的，忽然從窠裏跌下去，老雀子跟着下來，而貓子——紅綠的眼睛——正在那裏，普蒂克嚇住了，撲動翅膀，有絨毛的脚在顫抖，啾啾地叫着：

——我有名譽呀 有名譽的我呀……老雀子把他推到一邊，她的毛倒立起

這丁丁！驚惶，大翅，嘴張開！——正對瑪兒的眼睛。

「去呀，去呀！飛呀，普蒂克，飛上雲子，飛呀……」

普蒂克把小雀子從地上舉起。牠沖飛，振動翅膀——一下，一下，就——到雲子上了！

媽媽隨着飛上來——却沒有尾巴了，可是非常高興地和他並排飛着，啄了一下他的後腦說：

「——怎樣，怎樣呢？」

「——唉，可是呀！——普蒂克說：——一下子學不會一切的！」

貓坐在地上，用爪子揩拭老雀子的羽毛，注視着他們——紅綠的眼睛——後掩地咪嗚：

「——咪嗚呀！這樣好的小雀兒，像耗子一樣……咪——嗚……」

結果一切都快樂，要是忘了媽媽從此就沒有尾巴的貓……

### 略論蘇聯電影

羅永培 三十年七月八日

被一般人都稱譽為新興藝術，具有奇特作風的蘇聯影片能夠不斷的在吾人眼前映放，真是一件可喜的事。同時也就是給我們擺下了一項科目，讓我們去研究，分析，判斷，得一個真確的認識。尤其是正當中國電影界，處在抗戰艱苦，竭力奮鬥，打破過去懶惰好萊塢的惡習，創造新生命的時候，這確是一件極有重大意義的事情。

蘇聯電影不是生長在資本主義的環境中，因此它製出的影片不是營利的商品，它的內容也不必為資本家的消遣設計，用真的，用悲的，甚至全用虛假的。在資本主義的環境中，電影是與其他營業一樣，目的全是為了獲利，演員編導者，及其他工作人員也只是為了生活。電影界是什麼？是一羣以所謂藝術的方法去騙取資本家的少數盈餘的人們而已！蘇聯電影是布爾什維克黨撫育長成的，它含有布爾什維克的血液。它起而作維克而的宣傳者，它替黨國宣揚主義，發佈政策，影片即是立體的教科書，立了命令，影片內容不一定顧計觀衆，而必定要宣傳它自己的一套東西。電影界是什麼？是所謂政府御用的宣傳隊，國家領袖為了獎勵他們這一類人的努力起見，更致送上一頂最高的冠冕。所謂之曰：人類靈魂的導師。

出發點既不同，目標也有差異，在社會主義的環境中蘇聯究竟製造出了一些什麼影片呢？據我們曾經看見的，可以分為五類：第一類是記述革命歷史的，同時也就是宣傳沙皇時代的黑暗和敵人的殘暴的，如列寧，夏伯陽，克羅斯達海軍等影片。還有描寫現時存在的敵人——如法西斯提——的罪惡的影片，如馬門教授等片，是可以歸納入這一類的。第二類是示威的，這一類的影片大多是新聞片如紅場各種檢閱，顯示蘇聯現代機械化的武力是四等的雄厚；各種生產及發明的報告，顯示蘇聯現代的科學是何等的發達；各種文化，藝術的展覽和集會，顯示蘇聯現代的文化是何等的崇高；還有對假想敵的消滅，如活捉倭寇等影片也是可以歸納入這一類的。第三類是民族藝術的，這一類影片載的是蘇聯各民族原有的戲劇和歌舞，還有蒙古人演出的保衛祖國等片，也應屬本類。第四類是理想的，這一類影片多為兒童教育影片工廠出品，如幸運魚，金鎗匙，蓮花在人等片，述說一種優美，崇高或新近的理想。第五類是模倣好萊塢，所謂美國作風，聯內容的，如贏得美人心等片是。

上列五類影片，當然各有優劣，現在在這裏給與簡單的論述：第一類影片當然是真實的，故事內容常有奇特而深刻的感動觀衆之點，使人興奮或悲痛。不過常常誇張的地方，如在宣傳品中是誇張的，不能算為優處。還有就是反動者終必滅亡，革命者終得勝利，成爲一定的公式，使觀衆乏味。（這一點蘇聯本國觀衆或許問題較小，最乏味的就是外國觀衆。）自然人類應該共同信仰的真理是善勝惡敗，然而從藝術的觀點上講却

有問題。第二類影片當然也是誇張並且具一定的形式。第三類影片確可稱為藝術的，有特殊的風格。不過當我看見蒙古同胞的歌舞片時，有兩個問題在腦子裏：為什麼蒙古同胞是蘇聯的一族呢？為什麼我們自己沒有蒙古同胞或其他族的歌舞片呢？最可憐的是很多大中華同胞看見自己的同胞歌舞不知道，反而在那裏讚賞蘇聯藝術的偉大！第四類影片却使人感到非常的優美，不管是蘇聯的成人或兒童或不是蘇聯的成人或兒童，都能夠看着有趣味，同時也領受相當的意義。至於第五類影片，可以直率的說是蘇聯影片裏最醜陋的象徵。這一點也正是本文要加以較多的論述，似乎旁人還少有提及的。

細級浮華是好萊塢影片的特點，粗野樸實却是蘇聯影片的特點。這兩類影片的分野非常明顯。細級浮華為有閒階級消遣所製的影片，現在是越來越無意義，正如俗語所謂狗咬老鼠一般，描寫一些新聞記者偵探的故事，或是某一名大盜的狡詐犯案，再有就是同性戀愛等片。這十足的說明那一些片子所反映的社會是何等無聊，那一種社會中除資本家大批的剝削享受外，一般窮光蛋對金錢，對女性是何等的不顧一切的欺騙，爭奪。這種種的影片在蘇聯國本地上映，除騙有閒者的金錢外別無意義。在外國上映尤其是在中國上映，除賣走了大批的金錢外，留下的就是壞影響，近來我們大後方的學生風氣欠佳，輕浮奢華的影片對此實在不無關係。

粗野樸實的蘇聯影片，它告訴出蘇聯民族性的偉大，顯示了蘇聯新興藝術的特徵，它有組織的宣傳，有計劃的前進，按理論製造出的影片是應該越來越有意義的，然而誰知道這現在要拋棄了自己的優點去學好萊塢呢？

在贏得美人心一片中，一個的裝飾設置都是模倣好萊塢的浮華，譬如女主角能，在以前的蘇聯各部影片中，美人給觀眾的印象總是樸實健壯，被譽為新的前進女性型的，連藝術家的佳人也過這樣。贏得美人心的美人却變做摩登的女性了。蘇聯影片是注

重表現羣衆，不注意表現個人的。在這偉大愛國戰爭時期，蘇聯影片中，也這樣做美人心影片注重表現個人不注意表現羣衆了。在表面上雖是來蘇聯影片模倣美國影片，也可以說是模倣了，然而也僅僅是屬於表面的。

至於贏得美人心一片的內容，到這還是蘇聯的，因為它仍具有着粗野的特質。此片的故事是：兩個青年共同愛一個女子，起初是無所分別的，後來因為女子的姐姐交託她一個孩子，於是兩個青年中的一個就對女子懷疑，並且他也不要孩子了，而另一個青年對女子仍舊無所動，並且他也要孩子了，因此他就贏得了一位美人。影片雖有若干本，也並不算短，然而始終就粗野的描寫了這一點事，劇情並無什麼曲折。愛小孩的那一位青年，除了抱小孩同小孩玩一玩外，也照樣出他是如何的愛小孩子。自然這也正是蘇聯民族天真粗實的特性。然而，假如此片的内容也去模倣美國的細級，那麼故事的描寫就一定會產生曲折，譬如在某一個機關裏，小孩子忽然發生了有生命的危險的事件，而去救他的不是平常愛他的青年，而是另一位平常不愛他的青年，那麼結果就會因事實的證明而轉變，美人也會為另一位青年贏得的。蘇聯影片為什麼要模倣美人心呢？在這裏可提出兩個意思，一個是好的，一個是壞的。好的就是說蘇聯革命成功了，人民的生括都達到了為美國一樣的繁榮。壞的是說人不能夠永久緊張，在過度緊張後又會疏懶的，蘇聯現在開始疏懶了，民衆從創苦的革命生活，轉為安樂的享受生活了。這是成功的疎懶，虛榮的開始，反映在電影藝術上，便使固有的藝術特點，也會漸漸失掉。

好在法西斯黨的鐵蹄將到，這一次給蘇聯一個打擊，蘇聯的生活又進入緊張了，她的藝術表現也會回到緊張的。這使蘇聯電影界致一儆而醒，在這大時代的積極推進中，應該建立起我們藝術特有的作風和精神。



# 青年們的五月

山多爾，蓋多菲著  
無以類

這首詩是獻給一羣青年的工人和學生，一八四八年五月十五日在布丹別斯特（註一）革命起義的元勳們。

寂靜的歲月裏有許多話  
這也是給奴隸說過的。  
我們英勇作過，我們加入了  
鬥爭的衝鋒。

自由的旗幟  
我的國家已舉起了。  
我們為祖國奮起  
聽那苦痛的夢中。

向我們土地高呼這是墳墓  
或是對民族說這是死人。  
整整的一千四百萬  
都活在一個行列裏。

一切全是一樣：語言，感覺；  
脫去沉重的壓迫，  
走呀，去迎向自由，——  
心融合着心——那全體人民。

匈牙利人不會忘掉！  
世界雖老了，而祖父

# 五四運動的文藝成果

琴 甫

買家樓的火光，依然還照耀着，各種的火焰，將成了這一時代的「裏采」。

距今二十二年前初夏一個令人難忘的日子，燃起這把火以後，從當時的首都，火很快的飛射到全國各處，起初在幾個著名的大城市裏，以後，大小城市都燃起，都噴出了火焰。這火光把成千累萬的青年男女，導上了征途。青年們在火光照耀下衝出了黑暗的環境，辨出了前進的途徑，勇猛的往前狂奔，不停地進行鬥爭。他們不願再匍匐於現狀下，要努力爭取光明的前途。老成持重的人士，對這火光太感到厭惡了，排着老命想撲滅它，演成多次的惡戰，但，終於使他們失望了，火燒有時雖也對被迫得暫時略為收斂一點，緊接着却噴出更強烈的光芒來，燒得他們皮焦肉爛，祇留下喘氣的份兒。

「野火燒不盡，東風吹又生，」戰火的殘餘勢力，每因得了新的補充，再度反政。在這樣反復的演進中，一直搏鬥至今。青年的隊伍，成員補充的來源更大，由兒童長成的無數青年男女，不斷以後備軍的資格，進為現役，支持這一隊伍之存在與發展。前日的鬥士，有些雖因老邁疲憊而退伍，或者簡直一死而此自己的所思所為，站在對立的另一方面。新的鬥士，却為此光芒所吸引，像潮水似地不斷湧進來，更加強化了這一隊伍的戰鬥力。青年隊伍的構成份子，在「新時代」的時期下，數量和質量，既都在不斷地劇烈改變中，這一鬥爭的歷史任務，也在不斷地增進中，如果它已經在鬥爭中達成了整個歷史任務的某些部份，便會有另一些新的部份，被新的事實再顯示出來。這能說「五四運動」已經是歷史的階段，它真正活生生的茁長着的鬥士。

人類的頭腦，畢竟是最寶貴的，現實事象反映在腦海裏，常常會演化出新的理想來，理想居於先驅的地位，引導人類川流不息地進逐逐新的生活，形成社會進化及種種的各種姿態。等到現實事象差不多要與原有理想相符合時，新的更高級的理想便又流露出來，成快或慢的又風靡一時，再引起新的變化。現實本體追不上理想，兩者間永遠存在着相背的距離。假使理想和現實完全趨於一致的話，人類社會便停止不前。理想與現實

之驕傲地給孩子說  
那些偉大的勝利。

遇着光榮的戰爭

四面把榮譽給戰士……

但你戰鬥不到底；而光榮

突然在我們前面沉澱。

那時、誰沒有戰鬥過、

他來了、軍號也停吹——

給我們脫去桂冠

自己也甘願。

讓在那遠遠的熱烈角鬥中

倒下了，匿藏在背後的、

只有勝利——怒吼出；

我們爭取……光榮要給我們……

又是什麼呢？讓光榮的你們

把黃金嵌在你們那兒。

我們在那年流過的血。

不是為這個，不是為這個

再來一次鬥爭，——這樣又開始

我們的隊伍走向前！

在戰場裏給我們——死和創傷，

戰後——這要給你們榮譽。

讓在一切的，在一切的大道上

這些偷來的桂冠（註二）

間所具有的矛盾，正是人類社會進化的契機。經營社會活動的個人，如果對現狀感到不  
勞滿足，完全消除了理想與現狀間的矛盾，也就不會再向前走一步，終於「與草木同腐  
」。

由現實演化成理想，透過各種技巧，以各樣的方式表現在人們的面前；文藝作品  
，是其中的一大部份，表示本體的符號，雖不完全等於本體，却可以代表本體。文藝作  
品，本祇是描繪現實，暴露現實，並且要提供超現實的理想，以導演出新的事實。如果

「文藝復興」是歐洲「黑暗時期」告終的表徵，「啓蒙運動」是近代世界文明開展的指  
標，那麼，「五四運動」及其在文藝領域裏所有的成就，便是中國新時代來臨之徵兆。

春秋戰國時代，劇烈的社會動盪反映在文壇上，演成學術爭論的熱鬧場面。遊說之  
士，各以語言爭雄長，左右時局。更高一些的，著書立說，不但用以號召當時，並且藉  
以影響後世。互相排斥的各派學者，爭論辯駁，各自建立起了他的學說體系和文學技巧  
。莊子上所描述的「鯀鵬蝴蝶」，離騷所描述的「美人香草」都是後人所難釋的。正因  
為它能於爭城奪地，殺人掠貨，敬天守法，循規蹈矩的現實生活之外，開闢精神生活的  
領域，陶鑄豪縱奔放的思想。到兩漢時代，物質生活已更進了一步，「三都南京」等賦  
，便以鋪張宮室的富麗堂皇見長。這樣的作品，雖可以刺激起人們對物質生活的慾望，  
却也容易把人們的視線拘囿於眼前的勢利圈內，缺乏高瞻遠矚的理想。魏晉六朝的時代  
，文藝作品更多，性質也更複雜些；離亂頹廢的事實，反映在詩歌裏，滲透了悲觀厭世  
的情調。唐代以後，說部，傳奇，曲詞，小說等，先後出現於文藝領域內，社會的現實  
生活，人物的具體活動，漸漸成了描寫的對象，並因技巧的進步，即所描寫出來的也更  
生動活潑些。可是，在傳統思想支配下的著者，總不容易完全跳出禮法的圈子，敢於大  
胆暴露一切，斥責一切；反而把他們所描寫的人物和故事，加上了一件神祕的外衣，其  
中的主要腳色，每每失去了人性，重大的故事也神化了，使讀者除了驚異讚嘆以外，不  
能受到富有積極性的啓示。在近六百年中，這類作品產生了不少，近三百年中更多。透  
過這些作品，把傳統的論理觀念及神祕主義，散佈在廣大的民間，強化了「聽天由命」  
的中心思想，與站在支配地位的士大夫之信仰譜和一致。這些文藝作品，成了「尊經衛  
道」的有力工具，一向為統治者所推崇的歷史，藉它的力量控制住了全社會成員的頭腦

同你們不是愛國者  
他何以期待你們。你們  
給我們——合格的晚餐：  
在解放的戰爭中帶來了，  
讓光榮向你們……只有這  
我們的祖國輝煌！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一日譯

山多爾·費多菲（一八二三—  
一八四九）是匈牙利著名的詩人，  
他的無黨詩都是為他的祖國，  
民族高呼自由，解放，他是被壓  
迫者革命的號筒。在中國除了以  
前譯文會譯有一些他底詩以外，  
賈子豪先生也譯了一本「費多菲  
詩」集，此外就很少見到，這裏  
所譯的這首詩是根據一九四〇年  
第七期「新世界」轉譯，原譯者  
為奧布拉托維支，他是直接從匈  
牙利文譯出的。

註一：匈牙利音。

註二：這句話頗費解，因譯者是根  
據俄文重譯，照俄文意義應如此  
譯，這是否正確，由於譯者學識  
有限尚待高明修正。原文刊「新  
世界」一九四〇年第七期。

譯者附記

腐，從其不敢向前跨一步。

這樣的無事狀態，決定了一五四運動「在文藝方面的「革故鼎新」的艱鉅工作，必  
須對這些只顧破壞腐爛的東西，要另自創造「空前的新」。

三、

五四運動的發生，和人口增多的迅速，不但開拓了海外市場及通商  
市場，提高人們的物質享受水準，也激起了人們腦海裏的大變化，新的社會面貌形勢，  
最先發用於少數先覺份子中，接着便在社會上泛濫起來。中華以後，則更依靠大砲的威  
力，連人地皆併了進來，融入人們眼簾的，既備多的具新的事物，既深裏的變化，也就  
更大。像「八股取士」，是當時讀書人獲取功名利祿的階梯；而「習動」，「實踐」，「這  
化中。新學說或取原諸人，都提出他們特有的見解，竭力倡導「習動」，「實踐」，「這  
情達致」的理論，對舊有傳統說，除了無情的攻擊，到頭而同時，來的更狂了，乾脆  
對現在的一切學說見解，都予以否定，以衝決「天」，「倫常」，「利祿」，及「全球  
羣衆」的「網羅」相視。文藝作品，也同樣反映出新的社會意識，詩歌小說戲劇中，  
漸多傑出之著。「紅樓夢」，尖刺地暴露了貴族階級的驕奢淫逸生活的全貌。「儒林外史」  
，更把士大夫這一階層，描繪得窮形盡象，可以從這裏面見到大大小小的「儒人之徒」  
；他們言必稱仁義，行必中規矩，究竟爲了什麼。這兩部名著，都正面的和名教綱  
常作了搏鬥，喚起了人間廣泛的共鳴，可並沒有對舊的中心思想作澈底的情算，在破壞  
方面的成就，較多於建設方面。那些傑出的作品，使新學說思想得以輾轉介紹給社會大  
衆。這時期的進步文藝作品之出現，不僅與當時新學說思想之提倡相吻合，並替它盡了  
鼓吹傳播的通俗宣傳作用。舊社會衰頹的姿態，已經由文藝作品的筆尖刺查出來。並且  
隱約地指出了新社會的輪廓。

辛亥革命推倒了滿清政權，却部份的保全了封建勢力，新建立的政權，不能適合社  
會發展的迫切要求。新興產業的主權人，遭到了現行制度對他們的壓迫，厭棄一切舊的  
東西，急於想擺脫它。有資格受新知識的青年們，更不滿現存的一切，要全行廢掉它。  
社會條件所蘊結成的「五四運動」的烈火，一燃起來，便要燒盡一切不適合的東西  
，使這些死去的都變成進化噴泉，應該生長的，都極速地茁壯起來；掃清道路，讓時代

# 人的兒子

牧丁

——寫此勉勵並自勵

站起來

我們是人的兒子！

像寒冷地帶的白樺林樣的

站直了腰駝！

我們為人哭，

我們也為人笑……

站出來

我們要走人的路！

站出來

我們要掙脫歷史的污辱！

站出來

我們再不要像我們的

爸爸那樣被抽任了

喉嚨，沒有聲息的傾瀉了！

我們再不要像我們的

媽媽那樣含滿了

眼淚，在廚房里把生命交給了

那可怕的寂寞……

我們去做人的兒子

站起來、站起來要成大的林子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一日

的輪子好飛馳前進。別的成就且不論，這文藝這一方面，所成就的輝煌深實，已使我們們驚嘆。

不僅在數量上，二三十年中所產生的文藝作品，遠非過去千百年間所可企及；在質量上，更無可比擬。文藝作品，已不祇是騷人墨客吟風弄月的消遣品，也不是數陳史蹟宣揚名教的工具，更不是躲避現實，散播逃世出塵情調的麻痺品。由時代烈火中鍛煉出來的新文藝作品，負了改造大眾頭腦推動社會進化的重大任務，根本改變了它唯文化領域裏的地位，和對其他學術的比重。

首先，文藝理論被當作一個課題，加以研究，並以此尺度來衡量批判一切作品。新作品漸漸合於科學的條件，它有所專描繪表現的確切對象，它有所欲達到的特定目的，它必須以切當的方法來加以處理——寫些什麼，為什麼要寫，怎樣來寫，這些基本問題，都得到相當的解決，因而它具備了全新的面貌。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抒情主義，唯美主義，以及社會主義的作品，先後被介紹或創作出來了歌德，托爾斯泰，易卜生，屠格涅夫，蕭伯納，高爾基，辛克萊……諸人的著作，被大量的譯了出來，這和林長蘆諸氏，當時介紹的「泰西名著」相較，便大不相同。「少年維特之煩惱」一書，把當時的青年們，煽動得幾乎發狂，往後，高爾基諸氏的作品，為陸續長成的青年們所愛好。「吶喊」，「彷徨」，「三個叛逆的女性」，「沉淪」，「子夜」，以及「駱駝祥子」，「雷雨」，「日出」……等等創作，先後都獲得了很多的讀者，「五四運動」以後的青年們，不再以讀「三國演義」，「水滸」，「紅樓夢」，「儒林外史」，「西廂記」，「官場現形記」，「花月痕」，「老殘遊記」，乃至「西遊記」，「七劍十三俠」，「魯漢英雄傳」，「福爾摩斯偵探案」……等等為滿足，要另找他們所渴望的精神食糧。舞臺上面演出了話劇，各種舊戲或「文明新戲」及其脚本，漸漸失去其重要性；而報及街頭劇，更能以簡單而結實的結構及強回表現出藝術宣傳的作用。新的歌劇也愈來愈多，配合了各種樂器，演奏出悲壯熱烈而時代音韻；在音工大大所喚起的琴瑟聲中，漸成絕響，繪畫雕刻與建築家們，也不再以做古為能事，西洋作風，被吸收了來構成了許多新的作品，現實的學界人物都被在動地吸引了出來。銀幕上面也不像以前那樣單調寂寞，觀眾可以從這裏看見本國和外國的新奇新穎以及奇異與驚險。種種繁多的文藝作品是充滿了時代精神與時代氣息，並給予有理想與理想的理想，把人們的雙眼解放出來

# 太平洋戰歌

魏精忠

「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

——雪萊

歐亞美非澳五洲，  
都燃起漫天的烽火；  
在那浩淼瀾滄的太平洋上，  
奏着悲壯的戰歌，  
爲正義而戰的英勇戰士們，  
要嚴密整一的戰歌，  
掃殺侵略的日本海盜！

又是誰偽的談判那一套，  
乘人不備的侵略；  
雖然先下手者先佔先，  
最後有苦黃連來嘗；  
經過中國四年半抗戰，  
縱有靠得住的德義夥伴，  
強盜們已是夕陽好的近黃昏黑暗！

我歌頌這太平洋的烽火，  
像威赫威火山的爆發，  
它使全世界的人們在怒髮！  
所有反侵略的民主國家，  
英，美，荷，印，加拿大，古巴……  
還有我們英勇堅苦抗戰了四五年的中  
華，  
及其他陸續參戰的十數國家！

對日宣戰！  
打殺！打殺！

，從眼前看到將來，從身邊看到海外，再不似先前那樣「目光如豆」，以「苟安」爲滿足了。從這樣文藝生活中所陶冶出來的青年，應該是振作存身，前進不息的。

再就是把文藝從少數擁有特權的人們手中完全解放出來，要使它通俗化，大眾化，能爲更多數自食其力的人們所接受。當日所樹起的「文學革命」旗幟上，早就揭出了「建設明瞭的通俗社會文學的標語」。嚴格的說，文藝作品既是社會的產物，它的性質及範圍，就應隨着社會的進化而演變擴展；到今日，文藝應爲社會大眾所享有，不應再是少數人的東西。現在却還沒有完全達到這個地步。新文藝作品，還不容易爲大多數人所接受，流行在大眾面前的，還另是一些東西。這些東西，多是已腐爛發臭與陳腐所製成的，含有極重的毒素；它流行於大眾間，能使其耳目鏗聒，心曠麻痺，窒然而死。新文藝作品和流行的「通俗讀物」之間的「脫節」現象，是當前文藝上的嚴重問題。

近幾年來，「通俗文藝」這一問題被鄭重的提了出來，並且有些人專在這上面用力，並已經有相當的成就。這是文藝工作中的一個進步。對這個問題，現在還有各個不同的理解，甚至把它和新文藝對立起來。「另起爐灶」的看法，顯然是不對的。文藝的更通俗化，更大衆化，是新文藝運動的大一階段的主要工作，是文藝工作者共通的任務。要消除這種「脫節」的現象，得在文藝作品的質量和數量的生產這兩方面，予以應有的注意和努力；使現有的距離越來越小，一直到根本凝結爲一。當然，要完全滿意的解決這一問題，還得有相當長的時間，並且得與社會文化水準的提高和社會的進步配合起來。

再次、表現技巧的巨大進步，也是不能忽視的一個重要收穫。這當然是和文藝作品的內容一致改變，不能分離的事。惟有用新的技巧纔能表現出新的內容，纔能傳達出新的理想；生動的故事，有血有肉，有勃勃生氣的人物，也就能親切明快地描繪出來。文字體裁的改變，還不僅在文藝領域內；其它的應用文字，甚至官廳文書，也都先後採用了新的文體和標點符號，舊有的章法漸漸被拋棄了。

二十來年的成就已不算小吧。新起來的文藝作家之衆多，也不是已往任何時代所能趕上的。不平凡的年代，各方面的成就都是不平凡的，在文藝方面表現得特別顯著。

「文學革命」，「五四運動」中的重要組成之一，這在社會發展注劃劃地化地階級。思想解放運動，固有其各個不同的鬥爭對象，「文學革命」却佔着極重要的地位。



### 關於詩的比喻和組織 朱自清

XX先生

兩次來信都收到了。您喜歡「詩創作」(創刊號)裏鄭思先生的兩篇詩，我只覺得「憂鬱的歌」還好。那篇詩用了歌謠的複沓暗示舊時代的單調寂寞疲倦的轉圈兒的生活。複沓的詞句和結構恰能配合那單調寂寞的情味，全詩的音節是白話的音節，不是歌謠的音節，不至於讓音節埋沒了意義，而且不至於像歌謠那樣輕飄而不嚴肅。但是所用的比喻究竟太陳了減少了力量。「哭泣」那一篇似乎散文的成分太多不夠強烈的。這本刊物裏，我最喜歡的是「第一個」，「渾水之濱」，其次是「過故居」，「雷」和「旅行篇」也還好，但似乎是熟餡子了。我的標準大概在比喻和組織上。

戴克家先生的「滙上吟」很不錯，比喻特別新鮮有意味，「走向火綫」却遠不及。柯仲平先生的「平淡路工人破壞大隊的產生」，有歌謠的明快，却不單調，並且用白話的音節，所以能夠嚴肅。這該是成功的「朗誦詩」，不過嫌繁些。這種詩我看過很少，所論不知道確當否。可惜艾青先生的作品還形蹟到，將來總要找一本看看，他的著名的作品是那一篇？——他取前寫的「盲流火」我是見過的。

您借給我的幾種詩，只想留下戴克家先生一冊「嗚咽的雲烟」。別的日子寄還您。「筆陣」恕無暇寫文章了。歉歉！

祝好

朱自清九、二

### 編後雜記

這一期總算是出版了，不過，除了「查太頓的悲哀」之外，大部份沒有照預告的文章排出。原因：這刊物太難出世了。同時我們也感謝孟超先生沒有索回「查太頓的悲哀」底厚誼。

以往的困難，不願再提了，現在給大家報告一件較好的消息：「筆陣」出版方面，我們找到了華原出版社負責，此後，決定按期出版，附帶的聲明一節：「筆陣」一概不能贈閱了。

本期的內容方面，雖不敢說篇篇都是了不起的好文章，但大體上還都算是過得去的東西。朱自清先生的「關於詩的組織和比喻」，這題目是編者杜撰的，特此向朱先生及讀者聲明一句。「查太頓的悲哀」和「殘月天」是「敢向讀者介紹」這是值得注意的作品。「殘月天」是長篇「夜露」中的一大章，然而可以獨立的，據作者來信說，這長篇是他提筆十來年間最掏勁兒的一篇作品，我們讀一讀「殘月天」的附記，就可以看出作者的用力了。

最後歡迎投稿！

### 出版雜訊

張煌主編的「創作月刊」創刊號，已在桂林出版。內容頗為充實，有郭沫若的論文，李蕓野楊內辰的譯文，李廣田，馬耳，楊朔內小說，鄒荻帆曾卓的詩以及張煌的記述等。

「西南文藝」第二期，已在昆明出版，執筆若有雷石檢，王亞平，馬揚生，李廣田，張煌，巴金等。

「詩星」第二集四，五期合刊，已在成都出版，專登譯文之「金沙」第四期，已在成都出版。

# 「大隊長」 (報告)

這好比嚼一隻死老鼠，並不是什麼有味的東西，簡直是糟透了。

白得內衣：真工夫睡罵

## (一) 初識

我初次和「大隊長」見面，是在鎮江

鳳凰樓裏。

鎮江憤怒地從正北奔馳過來，小姓濤也不平地咆哮着從西北流來，兩條青蒼蒼的水，泛著白色的浪花，好像兩條龍；會合了，又咆哮着向南方陡峭的山壁衝過去——鎮江關，就在這兩條龍谷流的地方。

相傳樊梨花在這裏出生。然而鎮江關自然是一個險要地，並不因女英雄而蒙了光榮。左邊，順着原始的高山，好幾百里是棋子樣的西番(註一)寨堡；右邊，同樣是原始的山，是粗野的博羅子(註二)底住地。鎮江關，驕傲地站在這兩個民族鑄出口地。保護着官道，(註三)史書上記載了它不少的光榮。

然而，雄偉的舊址在廿四年的一次戰火中毀滅了，新的建築還不能遮蓋它的傷痕。是一個八月的晴明下午，我和區長董顯堂正在一間低矮的小屋內談天。夕陽在露齒樣山峯空隙裏，燃得一片火紅，陡斜地從西邊窗格中鑽了進來。映着這紅光，窗前後矮而茂密的灌木叢上底積雨，白亮亮地返着光。

## 洪 鐘

(註一)川西北邊區所居住的藏人，一般稱為西番。

(註二)川西北邊區所居住的羅羅族，一般稱為羅子。

(註三)川西北邊區的交通大路上，多漢人居住，政令頗能推行，一般稱為一線官道。

我們正談得有趣的時候，外面馬嘶大

叫，鬧住一團團，這當兒，一位矮小的軍官走進我們的屋子，區長忙站起來笑嘻嘻地迎著。

「哈哈！恭喜你高陞了。哦，我來介紹。」

「這是省府的視察員。」

我和大隊長握手。他那土色的瘦臉上堆起了一陣難看的笑紋。連連欠着腰說：

「到蠻荒之地來，噫，辛苦了！」

沙嗓子啞啞的很難聽。一對詭祟的小眼睛在毒蛇頭樣的臉上閃着冷冷的光。穿

而體穿的是黃呢的全武裝，上面披件豹子皮的短大衣，却也和面貌相稱。他那黃呢

軍服領口的中將領章，在夕照中金晃晃的閃光。

說：

「當我們坐下茶後，區長驢鞍花白鬍子，大隊長，是為桑梓服務的，我們敬佩得子不待。」

我有些不解：一個縣裏怎麼有「警備大隊」？而且「大隊長」還是中將階級？

「！大驚看出了我的狐疑，大隊長理理刀帶。挺挺胸口之後，就開口解答我的懷疑：

「呢，呢，邊境情形特殊啦！」他話

路停停，做了付嚴肅的面孔說：「省裏還不知道：十六區的蠻子要造反了！而且就

在本月內要出事！」

我吃了一驚，他微露一笑，却又冷冷地說：

「兩個月前，有批要把戲的要到草地視察員你想想；草地幾百里無人烟，他們

去喝風嗎？我當時想想事情拐了，定是日

本人的特務機關！果然前幾天草地的蠻子就鬧了起來，說他們受的是滿清皇帝的印

信，縣政府可管不了他們！清臘上三省的

龜背把幾年前修飛機場佔的地皮，又舊事重提起來，要政府償還。黑水頭人素引和

又接受了XXX的命令，委為集團軍總司令。你看！十六區要亂了，就在這一個月內！」

他嘆口氣，顯出很怕很焦灼的樣子。



二

這消息，是李老早就聽說過的，不過...

「情形雖然緊急，我是地方人，保衛...

「上月日本飛機炸過縣城後。情形很不...

「情形就穩定下來了，聽說草地西番雞...

「天漸漸暗了下來，屋內已點上了燈。

「這位黎大隊長，不，是黎大隊，是...

「因為過地是，黎大隊也...

「兩位主任衣襟相同。氣味相投。只是...

「我甘願走皇路！我是一個任性子人...

「我老早就聽見這路危險，我想偏要去...

「他大笑了，別人却只微微一笑。因為...

「這時候進城要受罰的！我有些不懂，還有些...

「他氣喘喘地像橋下喊江急急的呼喊...

「這路危險，我老早就聽見這路危險...

「他大笑了，別人却只微微一笑。因為...

飯館之後，和另外幾個人坐在丁主任的辦公室裏談天。這屋子，上層是粉白的壁，下層是藍色連史紙糊了的，非常清雅。使我想起了高爾基的「天藍的生活」。(高爾基底小說，主題在描寫一個無聊，俗物，庸庸的知識份子)。床鋪那樣的潔白，桌子那樣乾淨，很符合我底想像。然而桌上十多本藍皮的小冊子，又似乎和這種生活不合適。

丁主任的臉黃黃的，帶着酒後的紅暈，照例把少將領章理理，然後就打開話匣子：

「唉，事情真難辦！」他皺皺眉，嘆口氣：「這樣組織『龐然大物』的大隊部，每月收入幾兩三百塊錢。」

「真的？」我吃驚地問，我計算今天的宴會費就要花去他們一月的大半收入。

「自然是咯！老哥我這賺你？爲了替國家盡盡力，這也沒有辦法，沒錢的事，還有什麼幹呀！老哥，人對了，我說老實話，徒×校高教班出來，在後方當少校，物價太高，待遇又低，我就不願幹、有心想到邊地來發一筆橫財……然而，大隊長却把我留了下來，以×校同學之誼，我不好推辭。在邊地組織點武力，盡辦幾辦幾子，也算替國家效了勞。所以，我就留了下來，只是待遇一點也說不上，不過幸好

自己組織有個案子烟公司，賺點錢來維繫生活……哈哈，老哥，你真見笑啦！

「這裏的官佐有二三十個，官階雖然高，但待遇一點也說不上。幸而大家意識都很正確，認爲替國家打盤子，待遇應該不計較……」

他像一陣火炮似的爆起笑聲，笑得特別響而高。我知道，那是非常「榮譽」的笑啊！

以後，他又吹了好大一陣。看見我有照相機，他就直直劈劈地要了一筒柯達軟片去。直到天黑，纔送我出來。

我在滿鋪月光的卵石路上慢慢地走，記着丁主任說的一切，又想起逃管報時小販的怨語，覺得很有意思……

### (二) 熱番羣裏

訪問少數民族，是我這次到邊地主要的工作。

我要到近城的西番官寨去，黃縣長本來給我介紹了一位馬通司(註五)丁主任聽得這話，便急急忙忙地跑來會我，開口就說：

「老哥，嚕，馬通司不行，我介紹，這是隊裏的楊通司，好得很……」

他拉着一個彪彪大漢，穿件紺色英國呢的費大衣。我有些爲難：黃縣長的勸助

不好推却。而丁主任的「好心」又不便辭。費了許多唇舌，纔得他同意了：馬通司只走一回不重要的寨子；以後的完全請他推荐的楊通司。

(註五)邊地少數民族有特殊的語言，邊地的翻譯稱通司。

我很懷疑：爲什麼馬通司不行呢？大概因爲楊通司是「他們隊裏」的罷！

我翻過了不少的原始的羣山，在這些山半腰，西番的茶像棋子一樣地散佈着，走了五六個官寨，得的印象是千篇一律的：他們生活得很好，政府待他們如耆老子痛惜兒子一樣，地方士紳黎涇剛，更是他們的救星……從通司口中，給我以這些美好的消息。

而我對他們的談話呢？也自然是一套一套；心裏雖想向許多事情，因爲通司是「羣裏」的，我也不使惹麻煩……

我往漳臘去，丁主任又「好心」地替我介紹他們「分隊」裏的另一個楊通司。上三寨熱番的機場地皮事件，傳聞中很令人駭異。我到漳臘一問，才知事實並不嚴重。廿四年的內戰，胡帥曾在這裏修築飛機場，佔了不少番民的地皮，以後機場就放棄沒有用。現在政府又想擴大機場，番民就把新舊事件一併轟起，於是就有地皮問題。有人把這當地皮問題，故意

放派，說是有漢奸指使，並逮捕了商巴寨  
土官的母親。我到商巴寨的時候，官澤高  
夢很幽默地說：

「漢奸？一個番子老婆婆是漢奸真是  
怪事？漢奸是隻有知識的人纔能當的呀！  
我們對政府如同兒子對老子一樣，聽話得  
了不得，修飛機，餉糧，當差，說一句  
話一句。……今天竟有人說我們是漢奸，  
我們的身價也高了……」我忍不住也笑我  
策了，我知道他說的是真話。

漳臘附近的熟番們，他們除農耕外，  
還得弄些商業，也就不得不和漢人交往，  
漢人的言語習慣，他們學會的也很多。民  
族間的隔膜，因密切交往而薄到幾乎沒了，  
以這樣的情形而能被日本人利用，我想  
是不會的。

我到黃龍寺去，偃得西番郎波的兩匹  
馬馱行李。郎波是一個青年。有着高闊骨  
，狹額的圓伯特型的臉。漢話說得很好，  
外邊情形也盡清楚。在路上，我便找着他  
攀談起來，我們談到他們的風俗習慣，又  
談到他們最近生活情形。他冷冷地說：

「生活，我們番子的生活是那一套  
……野也罷，馴也罷，總有人要吃你。說滿  
清時候，縣官和領領，就是我們的爹爹  
……叫我們拿糞桶子去就恭恭敬敬地送去  
，夜裏呼一聲。同志軍過後，我們想總要

好些能。但是什麼協領呀，什麼大爺呀，  
又來振我們來了……」

「這些傢伙真是可惡！真是可惡！」  
我忿忿地說。

「先生，唉——」他嘆口氣，把藍帽  
件頭頂上送：「唉——真難說！譬如目前  
，文山的縣官雖好，但是文山却有一位混  
蛋在呀！這混蛋把我們番子不當人看，常  
常糟蹋我們，糟蹋我們也就好了，他每年  
要我們送錢，開口就幾百兩銀子。不  
拿，他說這是規矩，反抗規矩，就要送去  
關監，或派兵來剿……這人是誰？先生  
，你猜？——就是黎洱剛！」

「先生，我們是番子，我們是害怕王  
法的，我們事事都得依他……前幾天，  
他做一件事，纔更是氣人啦……」

他停停，用貓樣的眼睜睜藍得奇怪  
的天。我們正在住海拔四千公尺的雪山  
上爬，人馬走得很慢，都喘氣得很。四下  
一望，青山都在我們脚下，像無邊無際的青  
蒼蒼的波浪，溶在藍色的煙霧裏，連接着  
遙遠的藍天。而我們的頭上，直蹬蹬地立  
起一個白色青石的峯頭，沒一根草，樣子  
怪而高。郎波擦額角上的汗，就往下說  
「他、黎洱剛，先對阿思爾寨的年青  
土官喬登堡說，叫他暗地舉行會議，做反  
對政府的樣子。又跟澤高的講說叫地聯合

人們要飛機場的地皮。先生，你品評：他  
說的活，誰敢不聽呢？都照辦了。但他却  
向縣政府告了密，說我們西番受了日本  
人的指使，要造反了。於是就把澤高的調捉  
了去，喬登堡就駭得跑了……從鬼也是他  
，放鬼也是他，先生，你說氣人不氣人！  
……

涼爽的急風從我們臉上掃過，弄得頭  
髮絲絲作響。風再住下旋去，在深深的谷  
裏洪弄洪弄地作響。

「先生，還有更憂人的事啦！」郎波  
臉上堆起一層苦痛的樣子：「這事情過了  
後，他就派人來說了：說蔣委員長也曉得  
我們番子當了漢奸了，馬上就要派兵來剿  
，要剿得雞犬不留。我們說怎麼辦呢？黎  
洱剛派來的人說：好，現在你們要想避難  
，只有一個辦法，把你們所有的騎兵都交  
出來歸黎大爺指揮，這樣就表示你們不是  
漢奸，中央也就不派人來剿你們了。我們  
聽昏了，就答應了他，他把我們的隊伍拿  
去組成了個什麼大隊？哦！我忘了，什麼  
大隊？……」

「文山防護團特組警備大隊，」我把  
這個特別的名字告訴他。

我們已經爬上山頂了。雖然是八月，  
低地上還積着白亮亮的殘雪，迎着陽光，  
十分耀眼。

那波在在一個石堆邊停下了，他把白紙印的鬼符向天空一拋，一張張的符紙像一隻隻的鳥一樣地斜斜地往下飛；應着飛的響聲，那波發出了與長而悽厲的嗚呼叫聲，這叫聲飛快地追過了紙片，有的飛遠了，有的在谷裏鬧住一團。

#### (四) 冒險家的來歷

我把到文山。丁主任好幾次來邀我打牌，我都辭謝了。我心裏感到陰沉。

有機會認識了當地紳耆X先生，爲了要知道一些情形，我硬去找他談話。X老先生鬚髮已半白了，精神却很健旺。在他靜靜的客室接待了我，便沒有一絲隔閡的談話。

我問到黎涇剛的情形，老先生笑了笑，打着沉重的甘肅口音說：

「他呀？他的來歷不是一天爬起來的，我且先說他老子。他老子，黎洋三當過漢軍協統，是個蠻氣的，爲人手段很毒，蠻家十分怕他。」

黎洋三年青的時候，不大安心念書，情性橫暴，只和市井無賴之徒往來。但這樣也造成了他的地位，他成了這條河的黎大爺，是很難辦的。(註。)

(註。)(「新得開」即應付裕如之意。在地方上，他是土紳，因爲有一批孤

單狗黨，縣官常常受他要挾。我勸的人太多忍氣，由他橫行，他的氣焰。廿三年有位沙縣長，是個頗正直的人。黎涇剛的話，他一句也不聽。黎涇剛可氣極了，一次寫信與句話，他就打了沙縣長幾耳光。沙縣長也是難惹的人，硬是請着府通緝他，黎涇剛便逃到黑水裏去躲禍。黑水麻頭人素引和是洋三的拜乾兒，黎涇剛在那裏住，當然是很好的咯！」

X老先生深深的喝了口濃茶，睜起眼睛，睜着窗外的藍天。窗外小園裏的白楊林子，在午後的微風裏瑟瑟作響，白楊樹的葉子在斜斜的陽光裏閃閃的返光。

「但是，黎涇剛的運氣却來了」，X老先生微一笑說：「徐X又從川北跑到黑水去了，他們對素引和說：『我們是素X，咱們是弟兄。』素引和心裏一想：『我們都姓素我們合作罷！』於是X軍就在黑水各溝的岩上住了下，胡師長到了文山，就叫洋三去說他拜乾兒。黎洋三把素引和拉到他家說：『徐子素X和素引和兄弟是弟兄，他們是舊老三約：打呀！』素引和一想，到也不錯；就傳木刻起事，X軍還不曉得，被殺死的有好幾千……由於這個功勞，黎涇剛便又從黑水出來，回到文山來橫行了。他曉得世道不同了，又特別跑到成都X校去受訓，回來的氣餒更是

高。開口校長，閉口還是校長，彷彿盡都該死。只有他一個天賦精靈的。他的意見，別人有同意時，他就拍拍褲子，亮出了手鎗。

「軍運這次籌備大隊的事情來說罷。他想自己有武力，已是好久的夢，恰恰上舟敵機轟炸，他就得了機會。一面教唆家裝腔作勢，又借他兄弟夥的嘴，把這事放大得駭人。一面他又脅迫蠻家交出武力來歸他自區指揮，而美其名曰保護桑梓：『你看，這真『巧妙』……』」

我禁不住興奮地把他的話打斷了，我想起「小販談的罰款事情」我又想起「大隊」的開支：「我與蠻地詢問這個『大隊』經費的來源。」

「經費？」老先生諷刺地一笑，「照理說，防護團每個月只有三百塊錢。這供黎涇剛的烟錢還不夠，他的羅很大的。那辦法，怎樣辦呢？聰明的『大隊長』自然是有辦法的：第一是罰款，只要誰稍稱有點過失，他就當作肥豬割。譬如，一天有人造謠說有警報，許多人都把鋪子關上了。這個大隊部就抓住了兩家有錢的的百貨店，加罪爲『動搖人心』。要封人家的生意，經多次請求纔算答應了下來；各家新軍服五十套。其次如蠻家說口嘴的時候，不動他開口就罰好幾百兩錢子。第二是靠烟的收入，他把較場場場設有卡子

、有私運烟的，都得奉教。而他自己又有很多弟兄幫他做這個生意，有錢又有勢，誰敢惹？第三、是銀家的老，什麼破銀子呀、口噴銀子呀、探節銀子呀、……像這樣「生財有道」他的地位自然很有辦法的。……

黃昏的暮影從屋角鑽了出來，慢慢變濃，黑漆漆地停在白楊林子間。我告辭了出來。在不平順的路上我沉重的走着，望着漆黑的天空，我有些發愁……

### (五) 榮歸

真有緣法：歸途中在鎮江關我又會着這位「大隊長」。

離開文山南歸的兩天路中，我見過不少武裝護送的挑子。我們是什麼？滑桿夫悄悄地答覆我、

「那是黎涇剛販的鴉片！」

山地的氣候真是怪，一陣白雲從山腰掠過，晴明的天氣就會無緣無故地落起雨來。明修的道路在兩旁積住了雨，路身便成一個個的水蕩蕩。又滑又難走，趕到鎮江關，我便歇下了。

冷清的市場，現在變得非常熱鬧：一張黃藍的，中間一個碗口大小「黎」字的旗子，在一間旅店簷口迎風招展。幾十個綠軍服的兵在微雨中某西賣人的叫賣聲、馬的嘶呀，攪住一團。

一會兒，大軍更響得凶了，這之中響起了火炮的聲響，黑壓壓的，很

刺耳。雷聲、火炮聲，和着山岩的回響，在細雨的薄霧裏隆隆地滾着。

一乘槓桿轎子隨着一羣黑壓壓的人，壓得泥土嗒嗒地響着走過來。轎中的人披件紅氈子，一見我在門口張望，就停轎子，擦開了紅氈衣，還是穿着短絨子皮大衣，帶着一陣嘶嘶聲的音直向我撲來：

「觀察員，好，好……」

我和他握手，他臉上的土色更覺厚了些，鼻樑扭扭有些歪了。一落坐，他就哈哈地笑了，一陣，我知道他滿意了。我客套地說：

「大隊長，榮歸了呢！」

他又笑一陣，纔又冷冷地說：「你老哥也在這路上了，替桑梓服務算得什麼呢！好在這次很順利，豐收又不待給我面子，這樣隊伍算合法成立了……老哥望你指導……」

我微微一笑表示我對軍事是外行。於是他又把話接下去了，說他在「校」的成績如何好打徐又時的功蹟如何大之類，可惜被勤務兵打斷了：

「報告大隊長。有番子說口……」大隊長的瘦臉皮動了動，便皺起眉頭對我說：

「哎呀，事情又來了。老哥，請原諒！千萬在這裏留宿一晚，我們長談罷……」

他又握握我的手，鄭重地對我說「真走了啊！午飯晚飯的來豐官得很……」我像釋放的囚徒樣的走了出來。沒有

食糧果有的豐富，冒着雨以我多忙忙地路上路。

### (六) 尾聲

在茂縣，我向嚴老專詢問最近邊長的動向。

「全是謠言」他閉眼地笑着說：「民要造什麼反呢？日本鬼有什麼特務活動呢？全是無稽之談。全是野心家放的謠言……譬如索引和的事罷，我會經派人嚴密調查過，其實那裏有什麼東西委令呢……嗚呼，這班野心的傢伙，我總想想法收拾他們……」

他嚴肅地在屋內踱方步，我心裏感到微微的快適。

二月後，我回到成都。文山的一位醫生回省順便來訪。我問他文山的近况，他笑了說：

「沒有什麼，老早推起白淨的雪了……某署和某府都不合通緝黎涇剛，他駭的跑了。樹倒糊糊散，他的一批爪牙們也是散了……什麼「特組警備大隊」，什麼中將和少將……好像是一場夢似的……」

我也笑了。我眼前浮起那高原地帶像得像寶石一樣發亮的天空，陽光燦爛而輝煌地照着白亮亮的雪地，西番姑娘的情歌聲曳曳而尖銳在凝凍而明亮的空氣裏抑鬱……是多麼令人神往啊！……

十二月六日

# 逃 避 者

## 皮 仲 篋

很遠的地方就看見黃包車上載着一個

大東西過來了，這個大東西就是——將軍

。他的頭上戴了一頂獺皮出風帽，據說那

個帽結子是在滿清時打蠻子得着的紀念品

而且人們也確知九十八歲的陶園老秀才在

將軍六十的壽序上記載過。只消在這大城

市裏稍懂詩書的人還記得壽序上有名的兩

句四六體：「簪纓世代，振華夏之衣冠；

鸞奩麗膽，起大漢之基業；若夫，逐鹿虜

，驚散赤狗之羣；軍定節禮，造貴冠之偉

節；」雖然這些句子裏，有很多是從翼王

石達開「檄告招賢文」硬拈的，而人們因

爲陶園老秀才的得意之筆，也不知道甚麼

了。

將軍坐在包車上，臃腫不堪，他累次

想看他的大腿，便成爲非常吃力的事，因

爲那脂肪過多的肚子老早已妨礙了他底視

線。倘在熱天，他特別對一把透大城市

唯一無二的大團扇，差不多有兩三斤重。

大概大人物才有使用大團扇的特權。有一

次，一個川戲名小丑，身體也同將軍差不

多，公然用起將軍那樣大的團扇來了。當

然，真論也就有些不稱，這風聲一傳到將

軍的肥耳裏去時，名小丑已匍匐在將軍的

腳下了。

「媽賣×，你配與老子品衡嗎？老子

是甚麼人，你狗×的是甚麼人？敢學老子

。」

「請求將軍開恩！」小丑苦苦哀求，

眼下掛着淚珠。

「你媽×戲娃子也敢喊老子是將軍麼

？」將軍氣得用腳踢。——聽說結果，這

小丑戴出了他那十四歲的小徒弟玉巧鑿後

，還打了二百屁股逐出將軍府第。

自從我們的將軍在那年吃了一個收仗

之後，便與軍閥生活告別。帶了他的幾百

萬現金到這大都市來作一個寓公，樂享他

晚年幸福的生活。銀行界因爲他有錢，竟

聯名請求他作銀行公會主席，工廠裏也要

請求他當董事，幾年之後，他竟一一地吞

食了銀行同工廠，換句話說：就是他很客

氣的當了行長同廠長。大概由於歲數的原

故，對於他那巧取豪奪的過往罪過，他漸

漸地懺悔起來。有一次在「挽救金剛法會

」裏出現之後，僧數會便找着了有力的人

向將軍進言，亦誠地說道：

「將軍，這件事無論如何也不能有違

天命，這是昨晚子時孔夫子降的批筆！」

「若得儒教昌，盡在紅結上。」將軍，你

看這不是明明指你嗎？現在人心不古，我

五千年的文化被那些假洋鬼子弄得不成

了，將軍應順天命，盡人事。」

從此我們的將軍便出現於各大慈善團

體了。有一次全省「崇儒大會」設壇大典

，特聘將軍蒞臨指導，於是人們用着肥孔

的古樂歡迎將軍。陡然間，在萬仞宮牆外

面，四呼八達的帶進了將軍，他搬動那過

多的脂肪，跨進朱紅門檻，馬上就有一

八九十歲的遺老上前恭迎道：

「將軍今天光降，真爲我儒教助力不

少……」也許過於迎逢的原故，下雨的句

子聽不清楚了。

「當得錢疼，哈哈……」將軍十分豪

壯地說出這一句有傷大雅的隨便話。

很多遺老却再向前打恭地贊揚說：

「將軍真不失英雄本色，豪放不羈。」

「好說，咱敢當，丘八是當過兩天來

的。」將軍客氣地謙讓着。

自從敵人的寇魔在這古老的城市投下

了炸彈之後，發賑濟的是將軍，米價飛漲

時，發平糶米的是將軍，一句話，凡一切

由政府或私人團體發動慈善救濟的事情，

都有將軍在裏頭熱心公益。他是幾百萬窮

苦民衆的救星，有人喊他是「善人」也有

人喊他是「大善人」。

……

……

稱呼他是「阿彌陀佛」甚至先前因為窮，奉了天主教的老百姓，也不得叫他做「上帝」了。

很多人喜歡，將軍自然也喜歡，不過他對於人們叫他為「上帝」，却不大舒服，在無線電廣播裏他曾吶喊道：

「我是一善人」，我願意，我願是「阿彌陀佛」，我願意，唯獨喊我是甚麼「耶穌」「上帝」！我反對了，中國人，自有中國人的信仰，一言而蔽之：我要求要有一個民族的特點，民族的信仰，民族的救法。……」

生活隨着戰爭的氣氛高漲起來，慈善會需要米去救濟吶！賑濟會需要錢去救濟吶！一切像着的人把頭子伸得長耳地向將軍，及將軍手下的辦事人。於是，拿着公事，向東方，向西方，到大縣份，小縣份，向白米去了。一百石，兩百石，匯集成一座高山，然後再散放若若干小堆點，……大「善人」發笑了，「阿彌陀佛」成了「歡喜佛」，一切的事，讓「上帝」知道去，借將軍一句愛說的話：

「當得越珍。」  
糧食購進的多，施出的少，人們漸漸地也在交頭接耳地私語着。嘴對着耳朵地傳到探子們耳膜裏，又流到將軍肥耳裏。於是，他吶喊，忿怒，在慈善會的大廳下

，那着笨頭、眼明道：

「我是自閉良心，要公正的來替天行道，我原說不幹的，你們又要舉出代表來請求，政府也會命令了我，我現在雖不是他的軍人，可還記得命令與從，辭也辭不掉。……我是負着偉大的使命，一言而蔽之：你罵那個婊子想幹這個麻煩事，……」他忽再用一句非常文雅的句子來結束這回講演，臨末他吃力地說道：「告訴你們，一言而蔽之，我是來作人道的佈施，完結。」

大廳下人們感動得流淚，鼓掌歡迎。大家恭而且敬的送他上了汽車，在滿天灰塵中消逝了。他在汽車裏想到流言和輿論，非常地感到不安，一股火沖上他那肥潤的大頭頂上，照着將軍的習慣，他要發脾氣了。

汽車在喇叭聲息止後，將軍已從車廂了汽車裏倒出來了。他底銀行門口正圍着七八個人，銀丁擋着不准進去。大家一看見將軍下得車來，卻靜止在兩旁。

「將軍？」將軍怒氣沖沖地發問。  
「給將軍回，又是本鎮鎮長帶領他們甚麼保甲來催收飛機捐了。」行營接着益子炮用右手敬禮。  
「喂，趙保長，趙大人，我們都交出錢嗎？」將軍做出他二十年前的軍閥相，

把雙手抄在粗大的腰間。

「將軍，這是本鎮本保派的，別家那出的一元六，二元四，將軍這裏我們才算的八角。」保長是一位曾經提起腦袋要過他的袍哥，答話頗不恭敬。由於他底經驗，當然他不多怕這位拼斗了二十多年的將軍。

「保長大人，難道硬要勒派我們的青稞糧麼？大家都是收了租的，河水不犯井水，這是要那樣一點。」將軍用手遮着眼睛嬉嬉地說。——突然轉了臉，把臉色換成怒目的金剛吼道：「你告老子們這反命令，不納捐糧，要命是有，要錢沒得。」

將軍往銀行裏頭去了。弄得鎮長保長十分難受，當然，他們在心裏罵一兩句，也是不知道的。  
物價以速率同將軍的汽車速率一樣，飛跑起了，往上爬。人們忿怒了，政府忿怒了，經濟檢察工作在大後方動作起來了。報上這樣明確地，大字標着題：

「破獲囤積居奇的大奸商××名……」  
「××家銀行囤集倉庫被查封……」  
「假借名義嗜地囤集者，正調查中……」  
這時候，我們的將軍不見了。慈善會的人說他在銀行裏，銀行的人說他在公館





票的，在空中一下一下的揮着：「……去年九月十八開平常一樣，沒有甚麼奇怪，可是昨天，今年的九。一八就不開了，且本人……」他們走過以後，仍聽見那聲音傳來：「……我們要勇敢！敵人怕的就是不怕死的人！」

麗英的眼睛很好，「你瞧，那不是那個老木匠麼！」

麗英隨着她的指頭望過去，果然看見木匠的母親正從家裏出來，手上玩弄着幾張紙幣。等到她上她時，他就問：「今天的功夫不大麼？」

老木匠的小眼睛滿意地向他們鞠了個躬，麗英也沒說，走開了。

一走進門，屋子裏靜靜的，祇有小扁書在樹籬裏叫着。

小桃紅輪在炕上抽大煙，小扁書熱沒有在，這真是一件奇怪事，從前不會有這的。她的眼泡今天顯得更浮腫，臉在炕上直呼呼地想。平常她祇在睡覺以前才抽米粒那樣大一口，可是今天她却例外了。她的頭昏沉沉地，甚麼精神也沒有，懶得說話，也懶得想心思。

「媽，我們回來啦！」三個孩子進來開門。她連眼也沒睜。麗英直挺挺地走進來，給她檢烟筒似的站了一小會，又直挺挺地走到對面廳裏他們底臥室裏去了。她

雙手往土炕裏一伸，打了個長長呵欠，好似舒適多了，然後才無精力地躺到麗英的牀上。

麗英跟着她進去，她覺得今天的天氣變得很好，自己也感到很多的不痛快，她覺得麗英也是這麼的，而且她是天天都是不大說話的，這樣的行動並不特別出奇，但是今天自己的不快，就覺得別人的不快特別厲害。「姐姐，你喝水不嗎？」

麗英的臉本來是向裏的，這時才慢慢地轉過頭來，沉默地死死望了麗英一會，突然的伸出手來，「走近點兒，妹妹。」麗英沉默地向前走了一小步，把手伸給她。

她覺得那隻手是火熱的。麗英雙手拉着她，眼睛望着她，嘴裏抖動了幾下，可是，她的聲音祇有自己聽見，聲音被牙齒阻止住了。

麗英很難過，她低低地說了聲「姐姐，你說吧」。

「我……」她頓了一頓，眼淚湧出來了；「我不喝水，你……去罷」。

麗英並沒有走，可是，麗英放了手，猛然她又轉向麗英了。她看她的背一發一發的動着。

小桃紅沒有說話，麗英也忘了她功矣。夜裏她一雙雙的紗，在沉悶之中活

下來了。

麗英開始作飯。麗英看着麗英不在，就喊了兩聲。可是麗英止住他：「陪着大姐，大姐不舒服。」

麗英又把背彎下去，拾柴煤球去，他又看見一盤棉上的衣服「這又是麗英幹的」？

「我來洗就得了！」麗英頂了他一句。他把盤燈點上，又給小桃紅點了一盞燈，然後才站在對面廳門口：「大姐還要錢嗎？」

「點個來吧」，麗英說：「不要」。麗英止住他，又輕輕地對麗英說，「咱們就這樣待一會，好多年我沒像這樣安安靜靜地待一會過啦」。

四隻手拉在一起。時間就這樣的過着。

晚飯擺好了，麗英和麗英共同守着它，小扁書沒有回來，小桃紅也沒有出來，麗英她們又在裏面，中間屋子裏靜得很，祇有他們肚子裏的響聲。

小扁書回來了，他滿臉堆笑，而且說話的聲音很大：「你媽呢？」他一直就往裏面走：「明兒個，咱們可以發筆小財啦」。

小桃紅沒有說話，祇拿眼睜了望他。小扁書得意地往牀邊一坐，左手就在他大腿上一敲：「吧兒我個木匠來拾安廂房

「這房子的主人……」

「誰來租這破窩？」

「城裏的錢財人？」

「憑嗎呀？」她的聲音比剛才和點丁

「日本人要來啦，城內那待得住，一定就往外城找房子，像咱們的屋子不黑頂瓜瓜的保險的麼？」

小桃紅又沉默了一會，「你拿得穩麼？」

小福趕忙說回上一句：「這還有問題，三歲兩歲小孩也知道的。」

「九一八」像一陣從關外捲來的冰雹，一羣人被激起了精力與勇氣，另一些人却被打得更沉了。一九一八使白小福家裏也有了大的變動！

小桃紅從車站走出來，他從人羣裏慢騰騰擠出來，已經弄了一身的汗。這幾天上座不好，因此孩子們的戲份就拿不足數。因此就想到天津，「換個碼頭不好些嗎？」

小福並不贊成這主意，因為第一就得辦齊照顧他們多年的易老板。「沒到山窮水盡的時候，還是別走起條路」。

「上座壞到七成，這成，還不是絕路？真他媽鬧到沒人才算絕路？」

「人情兒……」

「人情兒？哼，這準頭兒……」小桃紅也有些兒厭倦的，「說是我上車站問問去，託站上的張七到那邊打聽打聽」。

小桃紅這樣的決定了，小福也只好聽她的。第二天，她就獨自一人上東車站去了。

東車站，西車站本來是門對門望得見的，可是這時候却看不見了，門前的箱子，行李堆得比屋簷還高，而給箱不斷的還繼續有新的東西由城內運來。剛才她也在站外繞了個圈兒，「好傢伙！」她這樣驚異地喊了一聲。站台上擠滿了人，鬧騰騰的。

張七平帶同她有說有笑的，可是今天那副帽下直流淌着汗水。「這幾天，好他媽的多人呀！您有事兒，改天來！」

張七不是拒絕她，她知道他實在是太忙了，於是就不得不領的慢慢擠出站來。她對面而平的平漢車站，人們成了一條線，從行李的山縫中向裏擠。她把嘴鼓起來，惡氣慢慢地吐出去。

「你有見地！」她一回家，小福就向她攪起大指頭來。

「怎麼啦？」她氣虎虎地坐在木椅上坐下。

「今天館子裏收到一封信，說再要唱戲呀，就把炸彈送來！」

「明明乾坤，誰敢！」她仰起頭。

「有這麼一封信！」也就是有人有了這般子心思呀！」

聽着這話正打他們面前過，「不唱頂好」。

一股熱氣衝到小桃紅口邊：「誰，不唱你死你騷！」她的眼張得大極了，望着那慢慢走進房裏去的惡狗。「你欺侮我這幾天沒有力氣，嚇！」她說着狠狠地捶了桌子一下。

並沒有發財人來看房子，小福就天天被小桃紅罵着：「我知道，沒人來住的，你偏怨錢不出去！」「發財人都走啦，別剩下的才不怕哩」。

「再利害也比不上庚子年呀！那總比單是東洋人利害多啦！」……「……」

小福不作聲，也不笑了，雖然說話聲音也很小。

孩子們除了上館子而外，就作飯，備衣服，縫工夫，吊嗓子……他們知道小桃紅的熱火隱藏在任何一个地方，就要一句話就可以引出來，因此他們很少說話。沉悶愁慘的日子一個接着一個過去。

同更加寒冷的天氣一樣，一天更比一天難苦。

寒風起時在冷空上散佈着苦時，外邊有人打門。

麗雄就去開門，他想着一定又是甚麼

人來送信，要應請去的，但是不是；

易老板雙手抄在袖子里，「爾誰麼？誰管在不在？」

「裏邊坐，他在啦」。他關上門，把易老板從北屏裏頭。這時小福夫婦也迎出來了，口裏直喊着：「裏邊坐！」

易老板沉默地拱拱手，沒有說甚麼，就從良掖的籠子裏走進屋，麗英一見是他，立刻就往上打了個千：「您好！」

來客在木椅上坐下了，因為他的態度很沉默，主人也找不着話來先說，這時小福心裏有數，也許他知道「咱們要跑天津」。

「小福」，易老板先開了口，這時麗英給送了一杯茶，「咱們這回真對不着人」。

小桃紅點點頭，「沒甚麼，沒甚麼」。

易老板看都沒看她，「我是親自來下廚的，打朋兒起，咱們的玩藝兒暫時停一停」，他的頭低下了，「想不到今兒真敢」。

「又是抗」。

「又是抗」。

「又是抗」。

「又是抗」。

「又是抗」。

「又是抗」。

易老板不等小桃紅說兩三句，就：「話不是這麼說。就是這時我找不着人講起理去。論說，不唱就不唱，反正餓不了個」。

「可月底包，跑龍頭的能夠真」。

「我看看你們也沒甚麼，過個月把再」。

「我就會來找你們幫忙的」。說到這裏，他又拱拱手走出去。

小福和小桃紅送易老板以後就隨手關上了門。小桃紅立刻就站起來：「好」。

「抗日抗日，打今天起大家不用吃」。

小福看動了氣，就連忙說：「打那」。

「又不是老佛爺（一）歸天，真月」。

「肥兩月不唱戲啦！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

「地，碼頭多得得很！餓死人？我姓白的壓」。

「根兒就不信」！

小桃紅一下一下的拍着桌子，「這是」。

「民國，民國就這麼不講理！憑手藝吃飯王」。

「法也管不着，真他媽的，日本人早晚天來」。

「才好，維爾芳還到東洋唱戲哩」。

「麗英不敢說話，也不敢看小桃紅，但是她聽見」。

「麗英清清楚楚地一點舒道的長嘆，她回頭」。

遊世鏡全國的停止娛樂。

麗英三個月來長得高大一些了，她這

沒有到發育成年齡，但是因為每天的操練

和作勢，胸都已經漸漸增得肥厚了些。另

一方面因了這樣的鍛煉，一些言語和別的

方面的折騰，她所體得的也漸漸加多，不

像別的十一二歲底女孩子一樣。有時她有

同年齡底女孩子的活潑與天真，有時她也

像成人一樣的威嚴。她近來進步得很快，

不特是在武功的學問上，她是在人事

上也突飛猛進的進了很多。因了麗英

的教好，自己又肯下功夫，所以她現在

只要輕輕拿脚尖向前一滑，前後腿便會放

一掌似的伸平在地面上。坐在墊上的時候

只要向上鼓勁一提，她肉體兩下便可重新

站起來。雖然這個動作在她吃力的喘氣的

，但是她總含笑地說：「三哥我學會了！三個明來她學會了「耗肥」，「下腰」，「拿頂」，「起霸」，和「小五套」。

一）裏的「燈籠泡」現在她正加工眼戲

練第二套「真身槍」和「對打」。

小桃紅在這方面是很高興的，因此就

把麗英叫到前邊來，「麗英身上已經有幾

下了，你反正在家是閒着，打今兒起就拿

二進宮和解救救給她」。

小福連忙插進話來：「進宮是一笑，

起解雖然有反調，可是總算是西皮戲了，

就使這兩個做給她打底子吧」。小桃紅是嘴裏生的，小福對梨園的掌故記得一些，就加油加醋地不停地講「叫天兒」哪，「龍我」哪，「不余的爹」啦（二）……

「總得等小桃紅」得，得」地咭他，他才停止。「這總不能說咱們對不起人吧，過兩天我就親上天津去跑一遭。麗菊搭班總困難點兒，麗良總有辦法的」。

麗英來到這裏之後，她從沒看見麗菊痛痛快快地哭過，也沒看見她痛痛快快地笑過。雖然三個多月來，她看見麗菊穿了好幾身新縫的衣服，也看見小紅夜裏把她從牀上拉起來痛打。

「新衣服呀」。小福告訴她。她看也不看一眼。「你瞧這頂好的」。

「瞧甚麼？擱着吧」。

有時也有八說「穿上咱們瞧瞧」，她也就順從地穿上。

「頂好的」，「頂台身了」，這些讚揚的話總激不起她絲毫的表情。也沒有一聲滿意或是不滿意的聲音。

自從不上館以後，孩子們下午就在家裏「打把子」，每當他們快完了的時候總有人送條字來，那上邊只寫一個旅店的名字和一個人的名字，有時上邊也加上麗菊的名字。那個人走了以後，麗菊就換上衣服，麗菊出去叫一部洋車到那條子上寫明

了的地方。接着麗菊就一聲不響的挾着手皮包出去。坐上車草無言的去了。

（一）起點，及這裏引說內列用的劇本。劇本。一「龍龍泡」和「貝貝槍」或是一「小五套」之中的。

（二）叫天兒這套塔。姓張姓陳，小余的爹指余三勝，都是從前北京紅極一時的名戲子。

她常常是第二天早上才回來，有時則是過午以後。她回來時臉上沒有粉，祇有油和疲倦，她異常的憔悴，幾乎再沒有力量來支持她半閉的眼睛和看起來十分粗大的腿。

麗英覺得出，麗菊是把最大的痛苦忍住的。她並不是沒有眼淚，她的眼淚也許是咽回去了，也許是哭乾了。她不是不說話或是不發聲音，她只是不願再帶一點力量到無用的地方去。

小桃紅決定晚車到天津去，她就和孩子們一起叫攬來。「我三兩天就回來，你們都得好好的」。她又對麗菊說：「你是姐姐，當家的馬當打就打。還有他們睡覺的時候，你幫着看，要是誰的嗓子沒有了，我就問你！」她的手在麗菊鼻尖上指了一下。然後又讓麗菊給她把被子移到對面的空牀上去。

小福她的車開了才回來。她一進門就問麗菊的麗英：「你大姐呢？」

「睡醒」。

「她太累，叫醒她去，讓她回那邊睡去，我夜裏睡這邊來」。

麗英走進去，這時候麗菊並沒有睡着，一見她進來就先喊了一聲：「是妹妹」。

「爸爸喊你回那邊去睡」。

「你給他說我睡着了」。當她正說這句話的時候，小福已經踏進來了。

「睡那邊去！我有話給你說——你也太累，怎麼能照顧他們？」他的手伸進被子去，把麗菊手拉出來。她並不會堅決地拒絕他。

「你別回我麻煩了」。

「這夜又走了，咱們正好談談」。

「談甚麼？我一身都是病」。

「打針嗎」。

「錢？」

「你一個錢也沒有？我不懂」。

「六〇六一塊錢一針，醫生說要打針」。

往後的活麗英聽不懂了，她就輕輕退了出來。

八

亮鈞色的天顯得很低，要是沒有門外

那一棵大槐樹支持着，似乎立刻就要坍下來打破這個湊合到一塊底家。太陽躲在雲後，但是努力掙扎的結果也祇能從縫兒中透出絲絲耀眼的金光來。白小福吃過早飯就給了每人三毛錢，叫他們逛市場去，回家要是走不動，就坐電車回來。因此，家裏就剩下他和麗菊了。

這幾天只要他們兩人單獨在一塊兒的時候麗菊就只有兩個態度：沉默着沒有話或是滔滔不絕的抱怨。

「不是你，我不會有今天的。」

「是呀，是呀，我的親娘。」每當麗菊這樣埋怨時，他就像平時受小挑紅埋怨或責罵時一樣，承認自己的過錯。

「要不是我失了身，母夜叉不會這樣對我的——」她的話被抽咽阻住了一會；

「你看，她對麗英就不同多啦。」說到這裏他的鼻子發酸發辣，很多日子沒有過的眼淚流出來。

「別哭，別哭。」他提起衣袋角輕輕地擦她的拭淚；「我縱有一千棒錘處，對不起你，也有一棒錘的呀。我一輩子就作錯了這件事情，討了她就不該沾染你……」

麗菊陡然地站起來，狠狠的把他推開，跑到麗英她們的屋子裏去了。

小福輕輕地拍門，可是除了嗚泣聲

而外甚麼回聲也沒有。他繞到窗外，把眼閉上一隻向裏面窺視；見她斜躺在牀上，兩手亂抓，滿臉酒着紅斑點的胸脯。小福的心被悔恨狠狠地壓擠着，她想到從前，從前她並不是這樣的！從前這並不過，那不過是七年前。七年前她同麗英一樣大，一樣地被賣到他們手裏來。那時候他比現在年青七歲，可是在外貌上却比現在小十好幾歲。他正給上海很叫座的一個女角拉胡琴。那時候，他戴着摺子瓜皮帽，上面綴着個小小的珊瑚結子，下面是黑緞子長瘦的袍子，外加花緞小坎肩，胸襟上掛着一根細細底金表鍊。鼻上橫架着金絲平光眼鏡。他好把白調汗衣的袖子翻出來，每當他的軟緞鞋子踏到台角的時候，常常從包廂裏送來上等妓女或是官家太太們噴噴稱讚的聲音。「白小福長的俊。」「白小福樣兒不錯。」「頂標緻的呀！」「這符照會對付得過啦。」……他那時是喜歡女人們這樣的批評的，因此他就拿他平光眼鏡下的眸子向她們回報一個謝意。他還不曾結過婚，但是憑着他們所具的那一付那時候甚為出色的樣兒，他沾染了許許多多的女人。就從那許許多多的讚美者之中，他就認識了小桃紅。小桃紅的讚美者不是從包廂裏送出來的而是從後台裏送出來的。她不像一般讚美者的只管

稱頌而有時對他更加以嚴厲的指責。因此，她沒有給過白小福一個錢，反是別的女人心甘情願送給他的錢却由少而多的進入到小桃紅的手裏。小桃紅是一個並沒有名無的地角老生，她的戲碼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然而他從開演就來，等到白小福把轉手拉完了走出後台才走。有一次，小福病了，病得很嚴重，中醫說是虛弱，吃藥者不見效，後來小桃紅就獨排衆議的對他說：「那還是找洋人吧。」白小福本來最怕西醫，因為他看見那些明晃晃的小刀又就害怕。但是他却拒絕不了小桃紅的那一句話，那一句話像有異常大的力量一般。他不願意地把頭點了點，就由小桃紅伴着他去找了一個西醫。西醫診斷過後，就給了他些藥，並且不教他吃鹽。回到家裏，他就替小福親自作飯，真把他的菜作成沒有鹽的。小福吃不下，「這多難吃呀，一點鹽也沒有。」小桃紅就把自己的飯碗遞給他，又把自己面前的一碗炒肉片放到他面前，「你吃吃我的吧。」結實的小桃紅笑着望他，看着他吃下了第一箸炒肉片。小福停住了咀嚼，接着才咽下去了。小桃紅抓着這個機會就向：「怎麼樣？」小福立刻就回了句：「味嫌輕了點兒。」小桃紅笑着說：「我也是沒放鹽的啊。」小桃紅緊緊地抱住小福，她喘着氣。小福感到一陣



人是隔壁的鄰居來。他是個大學生，但是  
真名真姓的。怎麼住到這城外邊來。接着  
隔壁就起了人聲，槍機板動的聲音。小福  
愣住了。

大門發急急的撞打着，同時牆頭又冒  
出幾個警察的頭來。

「不准動！」

小福早就是愣住了，靜靜等待着那些穿  
黃衣的特務人走過來，在他面前站住了。  
其中之一，跑去開了門，門外走進同樣的  
武裝警察來。這時小福有點明白了，他們  
一定是來抓剛才跑了那個人的。

「人呢？」

他愣愣過半響搖頭。  
「剛跑過來的上哪兒去啦？」  
他實在不願意說，因為他覺得那是傷  
天害理的。

「搜！」

隨着那班巡官的命令，那些人像獵狗  
一般的向四面亂竄。立刻就去找打聽有關  
上的事。他們還不等裏邊的人開門，就被  
守那雙扇的木門。他們並不注意那穿着內  
衣的麗菊，有的爬到牀前用槍托往牀下打  
，有的向屋頂上望，但是始終找不出一個  
人逃出去底可對地方或是隱藏住人的  
地方。

這官心裏很不滿意，他總覺得這件事

有些蹊蹺，於是就仔細的盤問小福，然後  
又盤問麗菊，把兩人的話一對找不出破綻  
這才帶着那些人出去。

「這還是個命案！」小福拭着額上  
這時才慢慢向外溢出的汗說。

麗菊也忘記了那些使她悲悔痛哭的情  
形。她的眼睛今天第一次得到閒暇去看望  
天空，好多天，好多月她沒有覺得雲彩裏  
有那麼好看，那麼玄妙的東西了，每一朵  
雲都繪上了朱紅色的金邊，每一朵雲都幻  
出一些熟悉的影子。是她見過的屋宇和山  
林……這似乎是她的安慰。她竟倚  
着一根柱子靜靜地仰着頭，動也不動了。

三個孩子化完完九毛錢，還在東安市  
場裏溜，捨不得離開那燈火輝煌的夜市。  
尤其是朱紅閃光的糖葫蘆和水果，這使麗  
英非常的喜歡，她化費了一毛錢，買了三  
串，自己吃了一串，別的請了客，麗英似  
乎沒有回去的心。可是麗英說：「天太晚  
了，還怕媽回來哩。」

「媽才回不來哩。東車站的鐵道上睡  
滿學生，開不了車哩。」

「學生幹嗎睡在鐵道兒上呢？」  
「他們要咱們跟日本打仗，要到南京  
去討願書坐火車去，站上的不開他們  
，他們就在鐵道上躺下，開車就得壓死人  
。麗英一邊吃糖葫蘆一邊做說給麗英聽

確。麗英覺得這好久不曾有這樣好的精  
神講這麼一大段話了。這時他們已離麗菊  
王府井大街的人流流到了天安門大街口上  
，眼前突然的清靜了。

給他們開門的是小福「玩得怎麼樣？」

麗英並沒有回答小福一直就走到沈默  
着的麗菊前握着他的手：「姐姐，我回來  
啦。」

麗菊不能拒絕她的好意因此苦笑了一  
下：「玩得痛快嗎？」

「糖葫蘆甜極啦，不像天橋是糖稀（  
二）作的。」她跳着。

麗菊真正的笑了低下頭來給她解釋：  
「那叫冰糖葫蘆兒。」

（一）糖葫蘆，山楂外面穿上糖衣。  
（二）糖稀即大麥糖，南方叫麥芽糖和麻  
糖的，價格便宜。

一陣風掠過人的臉。喇囉地樹葉落到  
書院的土地上。

九

輪在東車站鐵軌上的學生們居然上了  
去南京的列車，停止了幾天的火車客車立  
刻就恢復了。從那邊開來的車像一條黑色  
的巨蛇一般奔騰向站台而來，受不住長途  
跋涉似的大聲地喘着氣。氣笛一聲聲地長  
鳴，接着就站住了。乘客們被車廂吐出來

小桃紅帶着滿身的煙塵從三等車中下來。她到了天津之後，把事情辦完了，北平的大學生南下請願的事就發生了，南北交通因此中止。她掛念着北平的孩子們，總想趕快回別家中，他知道，如果自己不在，變故是隨時隨地可以發生的。她的錢袋子些都會落到別人手上或者不知跑到甚麼找不到底地方去也說不定。她一出車站，就雇了一輛車往南奔回家去。

是十月而陰沉久了的天飄下乾雪花來了，微風捲着它們向大路兩邊的凹處滾去。她同別的路人一般常常抬起頭望那今年例外的天。

她回到家裏就看見竹簾子，土牆都損壞了因此就很不暢快。「這是怎麼樣的？牆也倒塌？」

小福給她親自倒了一杯茶：「暖暖手吧，天都下雪啦。」接着就給她講那天警察來搜索的經過。

她靜靜的聽完了然後說：「天津可以去，戲份可就太少一點。麗菊去只挑得起個第四，連中軸子都有人啦。」

「你斟酌斟酌。」

「你不怕丟小白福的人，我可有個姓名。」她正說到這裏：突然發現那門板壞了，於是她就拿起剛點上的煤油燈走到門

口仔細的看。「這房間怎麼這樣亂？門是怎麼的？」

「還不是那些巡警幹的。」小福說。

「哼。」她冷冷地發笑。「只怕不是吧。」她回到中間屋子裏坐下。把麗良麗雄麗英一個一個的問，他們練功夫，吊嗓子沒有？最後才問到那天巡警來的情形，但是他們的回答和小福的話都不大相同。小桃紅的怒火就照移到坐在角落上的麗菊身上了。「你這幾天幹甚麼啦？」

「還不是一樣。」她的眼閃閃光。

「把掙的錢給我。」她伸出手來，伸得太久了，就索興放在方桌上。

「沒有。」

小桃紅被麗菊的大胆，駭得低回等所震驚。「沒有？」這幾天？」

小福看見小桃紅生氣，就走到香几前拿出一本賬本子來唸劇詞兒，有時也偷偷地看看她們。

「你骨頭斷斷，哪兒也沒去，八成是把人給得與誰罷？我——」她氣得說不出話來。啾的一聲那短短手掌又蓋到麗菊蒼白的臉上。麗菊用手擦着燙熱的右臉，但是在臉上又看了重重底一記。小桃紅的全身發抖，她從壁上取下鞭子來，全身的血都化成了力量向麗菊的身上接連抽了幾鞭，「打死你！打死你……」

麗菊柔順地挨着那一下一下火辣辣的鞭子，聽着她口口聲聲的「打死你！」不要反臉！這時却另有一個響亮的聲音在軸耳邊響起來：

「我們要勇敢，敵人怕的就是不怕死的人！」

平常，那胖胖的小桃紅在她眼裏是非常偉大有力的，但是現在她自己却變得偉大有力了，在她眼裏小桃紅是柔軟而無力。在她，突然增加了勇氣，爆發了反抗的力量，她拚了手臂上再換幾鞭，像一隻瘋子的熊一般奪過了鞭子，用力折斷了細麻條裏的柳枝。她沒有哭，口裏斷斷續續的喊着：「你——你——你……」

其他三個孩子都站在屋角裏，不敢上來也不敢說話。小白福這時鎮定了一下：

「麗菊，你瘋了？」

「我沒瘋，」她繼續折斷那條鞭子。

「你別招你媽生氣。」

「她不是我的媽。」她取下燈罩，把燈罩去燈上燒。小桃紅全身戰抖，張着流血的眼睛望着她。一種怪味刺激人的鼻子。

「咳，咳，」一日叫娘，終生是母。

「麗菊，你去睡吧。」小福這樣的揮走麗菊。

「……」小桃紅牙咬得直響：



等一下我搗你的皮！……。」

「別急，別急，這孩子有病，肝火旺，」

「病死才好！死了才好！」

「小福又告訴麗英，要她去陪麗菊。麗英把頭點點，就轉進去了。」

麗菊對着一把大鏡子梳頭，鏡子上的燈沒有置子，紅黑的火棍很大，但是把麗菊的頭部照得非常清楚。她在鏡子裏看見麗英來了，就回頭一笑，「妹妹，你來啦？」

「姐姐，」她喊了一聲就走到麗菊身後站着。她轉過身上來，把麗英和氣地望了一陣。然後才解開衣服拿胸口給她看。麗英看見她那枯瘦的身上現着一點一點的星星。她又把背都揉出來。除了青紫的鞭痕而外，前面是一樣的。她又拿大腿給她看。

「這是她使火鑽烙的，這是鐵子烙的，」

「你認得這是甚麼嗎？」

「這是楊梅瘡，治不好的。你鏡好看嗎？」

「人裏沒有楊梅瘡，人不會風流的！」

着她就笑了，是麗英從來沒從麗菊那裏聽到的笑聲。

這時白小福探進半截身子來：「麗英，你姐姐今晚就在這邊睡好了——」

麗菊打斷他的話說：「我總聽你的——現在還是聽你的——我不會聽到你們中間的……。」

麗菊的話從來不曾像今晚這這麼清楚過。大聲過，從所謂「九·一八」那個日子以後，一切都變了。

「你看姐姐漂亮嗎？」

在這樣的情勢下，麗英不敢說話了，她感到寒冷，把頭點點。

「姐姐沒有從前好看了，」她替麗英回答了自已的話，「今晚我要打扮打扮，要用紅和粉把斑點都遮住！要像一個二十歲的安人！」

她打開那個沒有錢的手皮包，取出那些發着濃香底賤價化妝品。她把臉塗得又紅又白，然後把眉毛插得又黑又粗，然後才把身上綉了的衣服略略整理。麗英「妹妹，我弄好啦。咱們好好坐一會兒吧。」但是那時的麗英似乎已經沒有力量來說一句新的話，祇跟着她的話應了聲：「坐一會兒吧。」

麗菊望着那瘦乏得躺在牀上的麗英，她不再打哈欠的模樣，「讓我仔細看看你——」

「姐姐，我躺下啦。」她的上眼皮像兩匹山一般的壓下來，用盡了力量也撐不開。但是在本意上她並不願意就閉上眼睛的。

麗菊被她的話引出一句話來，但是她的話是淒厲的：「我也快躺下啦。」她走到窗前，輕輕地把捲簾幕上去，寒風又夾着細雪，撲到她的臉上。她後退了兩步，瑟瑟地低低地罵了一聲：「天也派我！」

她的脚重重的向地下頓了一下。

麗英翻動了一下，她就跑到牀邊，「你冷嗎？外邊下小雪。」她拉着她睡下來，用自己的臉去擦她的小臉，想讓她醒過來，但當她略一轉動或是發出一個聲音時，她又立刻停止她的動作，怕她醒過來了。

她恨恨人世，一切所有的人，這些人全像乾草似的在她軀殼裏焚燒，但是現在她却慢慢的沒力了，她從打開的手皮包裏取出一個小紙包，慢慢的打開它，仔細的看那些發光的灰白小粒。她用舌頭去舐舐，苦味使她呆住了好久。苦，苦，苦，苦這一回啦。」她把那一包東西，連着紙一起塞進嘴裏，忍住了苦和嘔吐，她咽下它去了。

麗菊喉頭發着高度的熱，在她忍受



# 莽原出版社郵售股

地址：成都祠堂街一二五號

努力為文化服務

竭誠謀讀者便利

代訂 各種圖書雜誌

手續簡便 辦理妥善 寄遞迅速 售價低廉

## 郵售簡章

- 一、凡向本社郵購者請將姓名地址用正楷分別詳細寫明。
- 二、書籍或雜誌名稱、部數、份數、出版處、編者或譯者、起迄期數、均請詳細開列。
- 三、書款可託銀行匯兌或購郵局匯票。不通匯兌處郵票代洋十足收用，但以一角以上為限，（限省用者不收）。又因戰時信件往返延時日，書款郵費請預為寬付。
- 四、代辦圖書不另收費，但郵寄費由購者負責。附有書款之信件請用掛號寄下。勿寄現鈔，否則本社不負意外責任。
- 五、書刊寄出在途，如有耽誤或發生意外事件，除掛號快寄本社可代為查詢外，恕不負任何責任。
- 六、委購書刊如未能收到而來函查詢時，請寫明前信寄發日期、附款若干、書刊名稱、并須與前信同樣之具名。請勿名號兼用。
- 七、戰時物價漲落不定，規定售價能維持若干時日不能預料，當以款到時門市售價為準。
- 八、讀者不知書名、請詳述需要性質或內容及閱讀程度，本社可負責介紹或選購。
- 九、來函有所詢問或承購書刊，如事項及名目較多者，請標名一二三四等條，分發書寫，以便逐條答覆，或逕項照配，迅速寄奉。

## 本刊稿約

- 一、凡屬於藝術各部門而富於戰鬥性的創作和翻譯均所歡迎。
- 二、來稿務請編寫清楚，稿紙最好用有格的，否則請註明每頁若干字。
- 三、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四、寄稿最好用掛號，以免遺失。
- 五、投來之稿，收到後概不答覆。不用之稿，附足退件郵票者，皆退還。
- 六、來稿一經登載，酌致謝酬，每千字八元至十五元。
- 七、來稿請寄成都信箱一二八號文協出版部或成都祠堂街一二五號莽原出版社收轉文協出版部。

## 明信片

陳殘雲、翠南、魯琳諸先生鑒：請示知最近通信地址，以便寄奉稿費。

此款經手人和通信處：成都信箱一二八號

收野收

# 嘉樂紙廠

## 股份有限公司

爲文化努力服務

戰建國奠立基礎

出品精白 定價低廉 交貨迅速 確守誠信

爲西南首屈一指之機器造紙公司

電報掛號：四七八六

總公司：四川樂山縣演武街五十五號

電報掛號：二六六一

分公司：重慶南岸海棠溪鹽店壩二十七號

電報掛號：三六六四

成都下中東大街二十三號崇德里內

辦事處：宜賓復興路

80路